

書叢藝文益羣

滅 麋

著 復 而 周



行 刊 社 版 出 益 羣



A red rectangular label in the bottom left corner. At the top is a logo with the Chinese characters '群益' (Qun Yi) in a stylized font, with a blue and white graphic element below it. Below the logo, the text '35 C14' is printed in a bold, black, sans-serif font. At the bottom of the label, the text '基價\$ 5.90' (Base Price \$ 5.90) is printed in a smaller, black, sans-serif font.

書叢藝文益羣

滅 殘

著 復 而 周

行刊 社版出益羣

• 1949 •

羣益文藝叢書

· 滅 殲 ·

刊
行
者

著 者 周 而 復

刊 行 日 期 一 九 四 九 年 三 月

基 本 定 價 五 元 九 角

經 售 處 聯 營 書 店

北 京 · 上 海 · 漢 口

印 刷 者 新 華 印 刷 廠

上 海 西 康 路 四 八 九 號

羣益出版社

上 海 四 川 北 路 八 五 〇 號

有版權：滬1(1—3000) (總35)(C-14)

目次

上輯

黃土嶺的夕暮	1
開荒曲	10
侵略者的最後	19
消滅	30
一隻農民的哀曲	37
爐炭橋的火焰	43
再生	44

下輯

一

難忘的紀念……………五

父親……………八三

上墳……………八九

顧厚輝先生……………九九

懷××……………一〇五

二

搬家……………一一一

難友……………一二三

不寐……………一三一

三

我懷念南京……………一三五

黑市……………一四三

貓……………一五〇

四

楊村小輯……………一五五

一、老人……………一五五

二、狗……………一五六

三、燈下……………一六一

四、憶……………一六四

五、錶……………一六六

六、霧……………一六九

後記……………一七三

黃土嶺的夕暮

黃土嶺的南山目空一切地矗立在天空，四面的高山在它前面都顯得渺小而低下了，如一頭一頭的粗暴的巨獸馴服在它的脚下。下面是一條深闊的山溝，像一條游龍，向西面奔馳而去，彎彎曲曲地，終於隱沒在起伏的山巒裏。

十一月的晨光斜照在南山，閃出紫藤色的光芒，含羞地對着高空上疎落地散着的淡紅色的小雲片，像是不注意的做錯了一件小事情，忽然被人們發覺了似的。

不間斷地，機關槍聲咯咯地和着辨不清的異國的呼喊聲，時時從山溝裏浮騰上來，舒徐地縈繞在山頭上，屈伏在溝裏的一尊昭和八年所造的大炮，不甘寂寞地隔幾分鐘就向西面山頭上打幾炮，隨着，遙遠的山上便騰起一陣烟土，瀰漫在山頭上，然後慢慢如雨一樣的落下來，又露出晴朗的穹蒼。

被包圍在溝裏的八百多敵軍，由阿部規秀中將指揮着。——他帶着『掃蕩』邊

區消滅八路軍的雄心，率領一千五百敵軍，從涑源縣城出發，踏進了晉察冀邊區的腹地，却碰了一個大釘子：給八路軍包圍在溝裏了。阿部中將指揮隊伍向東面沖過去，想突圍；給×團堵住了，沖鋒了好幾次，像碰在鐵壁上似的，通不過去。於是又慢慢掉過去，在大炮和重機槍的掩護下，又想沖過去，那兒也有『支那軍』。『支那軍』究竟有多少呢？阿部中將迷糊了，然而他不相信自己會被八路軍包圍住的，他隱蔽在一株落盡了葉子的棗樹底下，用望遠鏡焦灼地向四面瞭望，看見浴在陽光裏的南山頂上光禿禿的，看不見有『支那軍』扼守的形跡，他從心眼裏笑開了：可以突圍了，如果佔領南山，還可以消滅四面山上底八路軍，一百多個敵軍在他底命令下開始向南山進攻了，二百多隻皮鞋笨拙地向山上爬去。……

山上的確沒有多少『支那軍』，不過只有一個班隱伏在山頭上，底下一點也看不見，但『季家灣』的三營已經向南前進了。

南山陡峭得如座懸崖，但是山腰那兒凹凸不平，若是隱伏着人，上面却看不到，一百多個敵軍青蛙一般地一步步向上爬着，山上的手榴彈已空空地對準向上爬

的敵軍扔下去了，好幾個頓時受傷，滾下山坡下面去了，其餘的也跟着退了下去。

不到一袋烟的工夫，一陣機槍射擊之後，一百多敵軍又向上蠕動着了，最前面的那一個手裏拿着一面鮮明耀目的綢製的太陽旗，步子迅速地向上爬去，一邊把橢圓形的手榴彈向上面陣地扔去；而上面呢，却不聲不響的又扔下一陣暴裂的手榴彈，山坡上湧起一團團白烟，于是敵人又滾下去了。

季家灣的三營用跑步趕到了南山，敏捷的佈置好了陣地，原先守着陣地的一班人底胆子更壯了！

『鬼子你可別夢想搶南山了！』

然而鬼子還做着癡夢；并且阿部中將也下了『死命令』——一定奪取南山，只准前進，不准後退。

包圍圈越縮越小了，阿部中將和他底部下生存的希望也越變越小了。四邊山上的火力點交叉的佈置好，只有南山是唯一的生路；而南山呢，從望遠鏡裏竟看不出有多少『支那軍』，冲鋒上去的時候，八路軍的機關槍手榴彈就從四面投射出來，

接着看見自己底士兵從山腰滾下，在山腰崩潰。

煩囂一時的槍聲砲聲手榴彈聲呼喊聲，如狂潮一般地急遽地湧來又急遽地退去，山野復歸于靜寂。誰也不知道這兒在進行着殲滅戰，只有山溝裏的敵人他明白：沒頭沒腦地在山溝裏蠕動着，咕嚕着……屈伏在山溝裏的那門重砲，無可奈何地向四面山上胡亂地放着，在荒蕪的山丘上揚起陣陣柔馴如羊的泥土。

望着掛在高空的太陽，逐漸地低下而偏西去了，阿部中將狼狽地煩憂着：他所帶領來『掃蕩』邊區的混成旅團和他自己底生命，也好像太陽一樣的沉落下去。然而他到底不相信自己會被八路軍消滅在山溝裏。

——冲鋒上去，一定要搶到南山！

又有一百多個，三八大蓋槍上閃着明晃晃的長刺刀，一個勁的向上爬……守在上面的三營却還不知道他們又冲上來了，因為土坎子什麼的擋住了視線，而山勢呢，上面也不容易看到下面，同樣，冲鋒上來的敵人也看不清上面。

又有一百多敵人上來了。

臥伏在第一線的戰士不聲不響地像是不知道這回事似地等待着。當敵人爬進輕機槍有效射程以內的當兒，機槍和着手榴彈奏出消滅敵人的交響樂：

卜卜吐吐、吐啞啞……從敵人手裏繳獲來的歪柄三八式機槍也對準它的主人清脆地響着：

啞啞啞……啞啞……

第一線有幾個掛彩了，第二線的戰士馬上就補上去，手榴彈一團團的白烟在敵人中間昇騰起來。頑強的敵人支持不住了，又一次潰敗下去。

三營的彈藥快完了，站在後面，指揮的大隊長又派了生力軍上去接防。

阿部中將焦急地用望遠鏡直向山上看：他不相信這樣一個南山沖了這麼多次數竟然還拿不下來，他感覺到一種無名的污辱，而懷疑到混成旅團的戰鬥力了。

『向山上開砲，再冲鋒上去……』

牲口上的子彈砲彈直往下卸；但南山還是那麼傲然矗立天空，冷冷的對着竄來竄去的混成旅團。

了……

四面的重機槍和着大砲間斷地向山溝裏打下去，一堆堆敵軍倒下去了，倒下去……

倒下去的人越多阿部中將越發急燥，他叫跟在身後邊的電報員迅速地發電報回去：快派救兵來。但是且慢求援，一顆八路軍的砲彈從側面準確地飛過來，啞的一聲，阿部中將和他的電台都飛到了半天空，落下來的時候已分成數不清的碎片了。

『掃蕩』邊區的雄心和他屍首一樣的粉碎了！

冲鋒更激烈了，一次潰下來，又一次補充，再冲上去，可是突不過八路軍的周密猛烈的火網。

敵工小組的同志隱伏在岩石後面，一個人高聲地用日語對敵軍叫了起來。

喊話時，下面肅靜着，聽完第一句，指揮官怕了，叫砲手不間斷地開砲，用來掩蓋這可怕的喊話，旋即冲鋒又開始了。

這次，兩面距離更近，只有二三十米遠，敵人冲鋒上來，一伸手就能夠拿到上面的機關槍。機槍射手提起來向下打一梭子子彈，就急遽地把槍收回來。不然就有

被搶去的危險。

敵人又一次退去了！

大隊長又派了兩個連上來，可是又很快地把彈藥放完了。

兩面對峙着，忽然又聽到南山上有人叫道：

『又上來了……』

營長見機槍射手伏住那兒不動，傳過命令去：

『開槍向敵人打……』

機槍射手掉過頭來指着壓彈匣子搖搖手。營長旋即命令戰士們扔手榴彈，可是手榴彈已不如以前那麼猛烈了，只是節省而準確地扔下去：啞呀啞的，而敵人底火力還相當有力地浪費地向上射着。像敷衍上級命令般的攻了一下便又隱藏起來了。

『連長，手榴彈沒有……』一個戰士回頭來叫。

『不准叫……』連長知道後面沒有手榴彈可補充了，怕他高聲叫起來給敵人聽見。那個戰士於是做一個扔手榴彈的姿式，向連長營長伸手要。他們給他的回答是

什麼呢？也還是做一個扔手榴彈的姿式，對他搖搖手，那意思是說沒有了，他會意地不言語了。同樣的，連長營長又不斷地回答了許許多多掉頭來要手榴彈的戰士。

太陽已把他羞怯的紅臉隱沒到西邊山背後去了，最後的餘暉把那一角天空的白雲染得很紅，像是山那邊發生空前未有的大火災，在燃燒着。蒼茫的暮色在它的後面，靜悄悄地矗立在戰鬥着的山野。

嚴守南山的戰士們都站了起來，槍上了刺刀，預備敵人冲上來就和他拚刺刀——彈藥已打得淨光了，只有機槍射手留下最後一梭子子彈，不到最需要的當兒，再也不放了。

死寂佔領了整個山野，西邊講話可以清晰地聽到，驀地有人在散發手榴彈：『給你三顆。』『給你兩顆。』……

戰士們喜悅地轉過臉來：那兒有手榴彈呢？一顆也沒有。但是他們明白了，於是接着說：『給我三！』『給我兩！』『喲，又來一箱手榴彈！』……

被壓在下面殘餘的敵人，聽到上面在分發彈藥，怯生生地伏着不敢輕易動顫，

心裏顧慮地默禱着：

——早點黑下來吧……

戰士們都無愛地由敵工組長指揮，恣情地唱出了瓦解敵軍的歌。

歌聲沒完，就引起敵軍指揮官的恐慌，于是又是一陣機關槍和零落的砲聲來擾亂歌唱。同時山腰上的敵人在偷偷築着防禦工事，已失去了沖鋒的勇氣了。一些敵軍聽到歌聲鬆了勁似地蹲在那兒，還怯生生地遙遠地瞅着上面『支那軍』端着槍，槍口上的刺刀在茫茫的暮色散發着光芒，一閃一閃地。四面山上『支那軍』底重機關槍，還不時地向山溝裏掃射着。槍聲越逼越近，包圍圈益縮益小了。下面又沖上來，旋即給刺刀打退了。

南山乾然不動地在茫茫的夕暮裏矗立着……

一九三九，十二月，河北，唐縣。

開荒曲

——晉察冀軍區政治部開荒剪影

生產委員和小組長從總務處里搬出一把一把的鎬和鐵鍬，分配給每一個同志，說：

『同志們，工具要保存好了，這是從老百姓那兒借來的，不要損壞了……』

一班的同志以班長爲圓心，圍繞成一個圓圈爭先恐後地拿起工具來，微笑浮在年青人的臉上。張祕書向班長拍着兩隻空手：

『我沒鎬……』

班長的手里也是空的，拿到的人像是得到珍奇的異寶，慈愛地撫摸着鎬，搗到肩上去。張祕書找到目標了，他以商量的口吻，對旁邊的一個同志說：『我們兩

人共一把……」那個人點點頭。

軍事教員的矮個子站在大隊的前面要低一個頭，聲音却高大的使村子外的過路人都清晰的聽到，大隊在他底口令下，成一路縱隊向村後行進了。

三月早晨的陽光，閃着鎊的亮晶晶的光輝。黃色的行列蜿蜒的伸出村外去，政治部朱良才副主任也站在行列當中走去，生產主任吳處長領着。前面的人已開始爬山了。

誠樸的老鄉們，站在路邊，袖藏兩隻手，笑盈盈地對行列投出好奇的眼光，喃喃地說：

『隊伍上也開荒了……』

『粉碎鬼子封鎖啊……』另一個老鄉記起前天民運部的一個同志給他談，說是隊伍上今年也要開荒，粉碎鬼子的經濟封鎖，保證今年的糧食，改善軍民生活，一面生產，一面打仗。

隊伍上了山，在生產主任的指揮下，一班班分散開，到分配的土地上去，指導

員首先用鎬向柔馴的土地上一掘，挖起一大塊長着枯草的赭黃色的鬆土，用認真的眼光，瞅着那土，嘴畸角上漾着快意的微笑。

『這個土可肥哪……』

『你還沒看到東北那個黑土……』有人發出不同的意見。

無數的鎬有規律的向着荒山一下下使勁的掘下去，一塊塊帶草的泥土翻過身來，揚起陣陣的灰塵，給春風吹送到山坡下面去。一班人掘到十五分鐘，另一班人頓時就迅速接上去……

朱副主任慢慢吞吞地從勤務員那兒走過來，站在土坎子上，大聲的向佝僂地蠕動着的人羣說：

『報告你們一個消息：勤務班坐了火車頭……』

這消息興奮了山上所有的在流着汗的人，他們不約而同的掉轉過來，朝向較高的山坡上那一大片的土地上看去：他們低垂着頭，佝僂着背，一個勁的直向上爬，一大片一大片翻轉來的泥土在他們的腳下擴張開去。誰也沒有言語慚愧地掉過臉去，

手里的鎗舞得更加快了。身上的棉軍衣脫下來，扔到旁邊去了。

『張祕書，你開的太淺了——』教育幹事孫同志指着他說。末尾那個『了』字的音拖的特別長。

張祕書的臉紅了，可是他承認：

『我開的可比你深……』

『咱們比比看……』

『只有部長開的最深……』別的人提出了公平的意見。

宣傳部潘自力部長用力的開去，額角上滲透出粒粒晶圓的汗珠，頭上浮起陣陣的熱氣，烟似的。

『宣傳部長加油！』

『組織部加油！』

勤務班休息下來的人，以挑戰的姿態，激昂地向下面呼喊着。下面的人默默地開着，用速度的加快來回答挑戰的聲音。相互鼓勵着：咱們要趕上他們。宣傳部一

片土地全翻轉過來，隨着生產主任的領導，又到了一塊新的處女地上，那上面散佈着凌亂的碎石子。指揮員叫把石子揀去，於是大家彎下腰去，拾穗似的，把一塊塊小石揀出扔到山溝里去了。

勤務班那一大片土也開完了，沖鋒似的，一窩蜂的從山腰上跑下來，又開始開另一片土地了。

山下的籃球場上，聚集着兩行黑點子似的人，整齊地，踉蹌地向山上走來，是武家灣村的兒童團來慰勞了。一個滿十五歲的團長領導着，走到開荒人的面前，分四行站了下來，天真的小眼睛注視着舞動的鎬，團長揮動着幼小的臂，指揮全體唱起：

開荒

開荒

前方的將士要軍糧……

唱完了，那團長又揮起小手來，張開小嘴，高聲叫道：

『歡——迎——你——們——唱——一——個——』

接着又是：

『青——年——科——長——指——揮——』

青年科長只是笑，勤務班里自動的唱起來了：『二月裏來呀好春光……』

攝影科的幹事捧着照像匣子把大家都收入鏡頭里去。

鎬又舞動起來，朱副主任也拿着鎬穩重地開荒，微笑老是掛在他的臉上。

三小時的辰光從鎬子的舞動中消逝了。軍事教員吹着哨：大休息了。有的坐了下來，有的躺在山坡上拿起一本『中國革命運動史』在看，有的則準備着今天晚上就要舉行的時事討論會材料了，靜悄悄的坐着，披着中午倦人的陽光，來恢復三小時的疲勞。勤務班却還是那麼活躍，由軍事教員指揮，向對面的山坡上提高嗓子嚷起來：

『歡迎宣傳部唱一歌——』

宣傳部沈默着。

『宣傳部接受羣衆要求——』

宣傳部唱了，但是勤務班不滿意，唱的不好。這次該宣傳部說話了：『請你們唱一個好的！』勤務班沒話說了，剛要說的時候，休息過了，又開始舉起鎬來。

一小班人開完十五分鐘，鎬又到另一小班人手裏，潘部長坐在山坡，擎起教科剛編好的幹部文化課教材，小聲的朗誦着，覺得有點地方不大妥當，自言自語的提出來。

『這一點，我覺得……』

教育科的藍科長，那高大的碩影映在翻轉過身來的泥土上，邊開着荒，邊補充道：

『我看的時候也這樣感覺……』

潘部長擎出自來水筆在草稿上急遽地改正着……

『還有兩分鐘了，』看錶的人報告時間。

潘部長收起自來水筆和教材草稿，其餘的人也閣上書，跑過去接替了。軍法幹事張同志却認真的不肯放下鎬，一邊開着一邊推辭道：

『還有一分鐘，沒到時間呢！』

『咱們接班了，多開一分鐘有什麼關係，你休息去好了……』

『不行！』他固執地，斬釘截鐵地說。

到時候才放下鎬。教育科女幹事孫同志，身體雖然比較弱，可是她拿着鐵鍬氣喘喘地在用腳壓着鐵鍬的上端，一大塊一大塊的泥土，浪花似的捲過來。

四面山上的鎬耀眼的閃動着，噼噼地，此起彼落地開下去，原先滿長着枯黃蔓草的泥土，都翻過身來，潮潤潤的仰視着碧沉沉的高空。

各單位開完了地，又都跑到生產委員那兒去要分配土地了。生產委員說：

『今天時間到了，不再開……』他望着四面山上已開的地，『第一天開了十多畝，成績不壞呢……』

大家注視着脚下潤溼的泥土笑了：那泥土里大家用血汗播下了希望……

一九四〇、三、六，曲陽，武家灣。

侵略者底最後

——百團出擊散記之一

駐紮東團堡的小柴部隊的甲田中隊長，驚愕地放下耳機，旋即又搖電話打給北亮山的第二分所，和剛才打給饅頭山的第一所一樣：不通；而村外的日頭沒有落，根據他已往的經驗，八路軍的游擊隊破壞電線總是在夜晚十二點鐘以後，怎麼今天日頭還沒有落，電線就斷了呢？於是叫金翻譯官帶了十二個支那老百姓出去修理電線去。

突兀地，饅頭山第一分所的方向傳來的槍聲，使他們十三個楞住了。

『槍聲！』

『這個事不好……』

『八路軍來了……』

慌亂的聲音交喚着，二十六條發軟的腿匆匆地奔回村子里的本部去了。

甲田中隊長也失去了情緒的平靜，他細細辨別槍聲，很密而且有機槍和砲音，這顯然不是游擊隊，一定是正規的八路軍了，而且很多。正在這時候，第一分所的黑田二等兵按着腮下的新傷闖進中隊長住的屋子來，報告他第一分所的十二個人只有他帶着花逃出來，其餘都倒在堡壘里了，槍枝也全被八路軍搶走了。甲田中隊長爲這震人心魄的惡耗所憤恨，而悲怒了。他下令集合本部里的四十多個兵力，說：

『我們到饅頭山去……』

還沒出去，北亮山又傳來消息：那邊接了火了，而烏龍溝又發現了八路軍。四面傳來八路軍的急昂的沖鋒號的音響。從號音里聽來，進攻的八路軍不止一二百人，甲田中隊長底四四方方的臉龐上，頓時塗上了灰白，他底心像秋風里野草一樣的了。

隊伍停留在本部的大院里，他叫去了負責無線電的小池伍長去：打電報要求附

近據點增援；打到涑源城里去。回電是：『我們也開火了，你們好好的幹。』於是打給蔚縣草溝堡，那邊說，『我們白樂據點的一個中隊被八路軍消滅了，只剩一個了！你們要注意的幹。』再打電給保定府，中隊長以爲在短時間內就可以有援兵來了。但回電都是：『此地亦危險，城郭據點多發現敵情！』……

從無線電里得不到一個援兵，只有空洞洞的安慰和廉價的鼓勵。

小池伍長在無線電室里偷偷地對他底摯友金翻譯官說：

『在張家口講習了六七個月，到涑源才不過二三個月，又打起戰來了……』

『可不是，這次八路軍可不少呢……』

『你聽；』他指着無線電的機子，里面發出急迫的混亂的嗒嗒的音響，『保定府也打電到北平去求援了……這是涑源發出的電報……平漢線上也打的很緊……』

『八路軍總攻擊了不是……』

『那……那……可倒霉了……』

夜，展開它玄色的羽衣覆盡了塞上荒漠的山巒。

甲田中隊長命令拱衛本部的四面圍牆的堡壘小心地警戒起來，加添了崗哨。在八路軍的密密的槍砲聲中度過了恐怖的一夜。第一天八路軍只奪取了村外的堡壘，沒沖進村來，甲田中隊長從絕望的邊沿里拔救出自己的生命和他所帶領的一個中隊來：他相信第二天涑源是一定會有援兵來的。

不幸的很，沒有援兵來，只是飛機用降落傘送來五個牛皮箱的子彈，然而却落在八路軍的陣地里。失望的毒蟲又噬噬着甲田中隊長底心，他底心像白天八路軍的槍聲一樣，斷斷續續地跳動着。一個一個『皇軍』死亡的消息，如不祥的鳥一樣，飛進他底耳鼓。八路軍却没有退却的消息，惱人的很。

伍長以上的官佐被召集到本部來了，甲田中隊長以他底危懼畏蕙的口吻說：

『涑源不幫忙，完了，飛機送來的子彈也落在八路軍的陣地里，上帝不幫助，沒有辦法了，但是我們要再打一天，想法看，大日本皇軍是……』

是什麼呢？他沒說下去。外面又闖進來一個傷兵，他指着那傷兵說：

『大日本皇軍是不做俘虜的，你受傷了，要剖腹自殺，一定要自殺……』

音調越到後邊越慘黯，所有的傷兵都集合了，他嚴厲地指出他們底死路。而他們不知道爲什麼要『討伐』支那，也更不知道爲什麼受了傷還要自殺。只有掙破了肚皮的資本家和爬到上級的軍官們知道，而且笑了，滿意了。

當天所有的公文，軍衣，用品……都集中到本部里來了，一箱又一箱煤油也集中了；而本部里的一二匹高大的棗紅色的洋馬，都被牠的主人親自用槍打死了。

隨着夜幕的降落，八路軍的槍砲聲猛烈地繁密了，恐怖也隨着襲進甲田部隊里每一個官兵底心扉。槍聲越逼越近，終於打進村子里來了，並且逼近本部外面的圍牆，崗房和堡壘上的『皇軍』都一再地補充上去，還是不濟事。八路軍在圍牆上挖下了槍眼，向崗房，向堡壘瞄準，而且有的八路軍已上了房，手榴彈和迫擊砲一個個準確地投進院落里來。動搖軍心的喊話，此起彼落地也投擲『皇軍』的耳鼓里。最後，東南面一個堡壘也被八路軍佔領了，搶奪去了，人死傷了。根據昨天晚上上的經驗，天亮後，八路軍也未必會退。

果然，天亮了，八路軍的槍聲還在響着。槍聲雖響，但是『噓噓』的音響里，

聽出八路軍較爲遠去，不在牆外了，他們乘此把正面圍牆拆去，避免八路軍利用它來射擊。

希望又一次欺騙了甲田中隊長。於是澆上煤油，把一堆堆東西開始焚燒了。餘留在本部里的最後的二十四個人，在甲田中隊長底意志下招集起來，崗房和北面的堡壘上，只留下兩個三天三夜不曾閉眼的哨兵在瞭望着。

二十二個日本官兵來了，甲田中隊長對金翻譯官說：

『請你出去一下，我們要談一談話……』

金翻譯官知趣地走出去了。他明白自己是朝鮮人，是不夠資格和大日本『皇軍』在一塊『談一談話』的。但他走出去並沒多遠，在隔壁屋子里就站住了，他底耳朵朝着他們談話的方向，慢慢聽出中隊長底啞啞的絕望的聲音來：

『……我們到中國來……不要留一點東西給中國……東西統統都燒掉，留一點也不對……知道嗎？……我們要打……打到最後……不准投降……不准當俘虜……要自殺……要死在一塊……』

中隊長底話沒講完，里面便爆炸出悲憤然而無可奈何的弱者底哭聲，嚶嚶的，像污濁的小河流一樣。接着里面有更高的聲音：

『……不准哭……不准哭……你們要吃，可以盡量地吃，不管倉庫里什麼東西隨你們吃，不要管他，吃不完的，就燒掉，不要留給中國八路軍……我們要盡量地快樂一下……哈哈……』

一陣奸險的笑音結束了他底話。繼而傳出拔瓶塞子的聲音，旋即便揚溢出一陣啤酒的濃烈的香味來。二十二個人散了。金翻譯官給甲田中隊長叫了進來，說：

『日鮮是一家，我們統統是一樣的，我們死了，爲了日皇，都是有名譽的，我們要自殺，要剖腹死，不能叫八路軍俘虜去殺死，你知道嗎？』

金翻譯官點點頭，他比中隊長還清楚。剛才二十二個被法西斯欺騙和奴役的士兵的話，他聽了只有發笑，笑他們的愚蠢和無知。八路軍不殺俘虜他更明白，只有被八路軍優待以後釋放的俘虜，倒反而被自己的長官暗暗地殺死了，這倒是真的。甲田中隊長打開了一瓶啤酒，倒得滿滿的一杯，臉上頓時堆滿了不自然的笑。

容，遞給他：

『我們來乾一杯……』

『好……』金翻譯官給中隊長斟滿一杯酒。

他們兩個人碰了碰杯，滿意地一口喝完了。然後中隊長又很大方的說：

『你要吃什麼，盡管吃，隨便什麼都可以吃……』

外面院子里，空罐頭和果子皮以及打碎了的太陽牌的啤酒瓶，狼狽地散佈了一地。遠遠的民房里，也飄忽地傳來被壓制的女子，在發着恥辱的掙扎的悲喊和呼叫。另一個上等兵從倉庫里醉醺地跑出來，紅漲着臉，瘋狂一樣淫笑着：

『花姑娘，支那花姑娘……』聲音很低，喃喃地。

他去找本部附近的支那花姑娘，做性慾最後的發洩！於是被侮辱的呼痛的哀聲更洋溢在本部附近的院落里了。餘留下來，躲藏在自己屋子里的中國老百姓，望着魔手底暗影快又閃到自己頭上的時候，不顧忌槍彈的殺傷，又有許多人向外邊跑去，特別是年青的婦女，邁着慌亂的脚步，冒着砲火逃出去了，有的在崗房那里被

打倒了，有的則逃出了昭和十三年造的三八子彈。

金翻譯官也下了決心：準備到八路軍那兒去。他平常跟八路軍的工作人員很好，邊區向敵區購買什麼東西，他曾暗暗地盡過不小力量，而對付被捉到的邊區工作人員，都盡可能地在旁邊幫助釋放出來，卽是不得已叫他搜查支那老百姓身上帶邊區票使用沒有，搜出來也只是輕輕地打對方一兩個顛巴子，假裝重重踢了一腳，罵一聲，便叫對方走了，從不像其他的翻譯官，借此發點洋財或是把老百姓捉了起來。八路軍工作人員懷中帶着槍到據點里來，他碰見了也裝做不知道，如果是熟人，則大家會意地望望便若無其事地過去了。敵僞軍不敢出據點五里地，而他却可以大搖大擺地走出五里地以外。任何地方去吃點棗兒杏子梨子什麼的，也沒什麼危險，不過每次甲田中隊長都警告他：

『你不要隨便跑出去，碰到八路軍可就完了。』

他說『八路軍不敢，我有槍，』顯得自己底胆量很大，其實中隊長不知道他不僅和據點附近老百姓搞得很好，就是八路軍也有些關係呢。

他心里想：你們這些軍閥的忠實奴才要自殺，以為很光榮，實際上却一點也不光榮，更沒有絲毫的代價。我可要走的。

於是他張望那邊的峭崗，正在打盹，三天三夜沒有睡，身子已像秋風里黃葉一般，搖搖欲墜了。他找到那兩邊之間一個稀有的空隙，突地就沒命跑了出去。旋被發覺，後面追來的是槍聲。他頭也不回就跑到圍牆外邊僞村公所附近，碰到八路軍那個偵察員，一同笑哈哈地走了。

日影逐漸偏斜，八路軍的槍聲也逐漸密集起來。圍牆雖然拆掉，失去了槍眼和槍掩體，但是八路軍都上了房，並且圍牆四角的堡壘也被八路軍佔領，工事都摧毀了。英勇的沖鋒的號音，可從八路軍那邊飄浮過來。

二十二個敵人集中在一塊了：甲田中隊長用着最低的音階，哽咽地表露出最後的失望：

『……援兵是沒有希望了……我們只有死……』

沉默里驀地浮起低微的哭泣。一個端着三八大蓋槍的二等兵掉過頭來想逃走，

給甲田中隊長一槍打死了，冷笑着說：

『誰也不准走……我叫一二三，大家就跳到火里去自殺！』

笑聲像河水一樣高漲了起來。在中隊長底指揮下，把煤油澆到堆集的東西上，點上火，燃燒起來。二十一個人面對着火，用哭泣一般的聲音，勉強地隨着中隊長唱着日本國歌：

君ガ代ハ千代八千代ニ，

サザレ石ノ岩ホト成ツ苔ノ結不迄……

中隊長叫出一二三，大家都被一種恐怖的威脅的力驅使着，木然地投向熊熊的火焰里。火苗更旺盛了，在蒼空里豎起火柱。日頭落了，蒼茫茫的暮色籠罩着山野。八路軍的搜索部隊，向甲田中隊本部里前進着……

一九四〇、十、廿四日。唐縣娘子神。

消滅

——百團出擊散記之二

「假如敵人不投降，那就消滅他！」

——高爾基

出涑源城東去二十里，在綠茸茸的起伏的羣山底擁抱里，有一片稠密的高聳的黑漆漆的樹林，當中給拒馬河的急流沖蕩開去，分成兩邊，南岸的叢林里是馬圈子村，北岸是三甲村。

一九三八年冬季敵人底黑色的魔手，攫取了涑源城以後，三甲村便成爲一個侵略的支點，拱衛着黑暗和無恥。村邊村外草莽莽的東山同西山上，同時豎起了堅強的堡壘，張着血腥味的卑劣的大嘴，守望着被侮辱與損害的三甲村，并且監視着從

涑源通紫荊關的死蛇一樣的坦露着蒼白的肚皮的汽車道。這個村子裏駐紮了小柴部隊高橋中隊的鈴木小隊，有五十多個兵力；另外還有偽蒙軍第一連改編的特別治安隊三十人和偽警察八九個人。

不怕三甲村的堅固，但怕八路軍下決心拿下它來。就是天險的娘子關，八路軍要拿下來，也終於落在八路軍的手裏，插上祖國的大旗；何況一個小小的三甲村。

九月二十一日的夜晚，給水樣的透明的月光裝飾得像黎明一樣的明朗，三甲村靜靜地躺在羣山底闊大的胸懷裏，敵人在做着櫻花色的還鄉夢，只是堡壘的哨兵木然的站在裏面，沒精打采地怯生生地注視着透明的月夜和廣漠的寂悄的山野。

就在這透明的夜裏，涑源和它附近的十六個據點，邊區子弟兵以貓一樣輕捷的動作和山虎一樣的勇猛精神開始攻擊了，攻三甲村的是×團一營，冒着塞外透骨寒冷的秋風，渡過涼涔涔的拒馬河，在大砲的掩護下，都向村邊的堡壘和東山的堡壘躍進了，子彈的光芒在月光下閃耀着，槍聲驚醒了鬼子。交叉的火力封住了走近堡壘的那一片光坦坦的平壩子，而鬼子底砲却漫無目標地慌張張地向荒漠的山野放

來，騰起一陣陣像天際雲朵一樣的蒼白色的烟霧。我們在前面的兵力毫無掩護地伏在窰地上，很難更向前去逼近堡壘，只是一個又一個地投去手榴彈，敵人底砲火益發浪費地叫囂着。

時光和氈馬河水一樣的迅急地消逝過去，而月亮更加光輝了。爲了避免無代價的犧牲，×團一營向三甲村附近撤回了。

但撤回不是退却，是準備明天底新的進攻。白天裏監視着涑源敵人的增援，沒有攻擊。晚上八點鐘，按着新的部署進行了。×團的一營和×團的三營，向三甲村附近所有的堡壘形成了一個包圍的形勢，四面夾擊着堡壘的敵人。三甲村佔領了，東山的堡壘也在八路軍大砲之下摧毀了，剩下滿身殘缺的創傷，哀涼地支持着拂曉以前的九月的寒露，殘餘的敵人借着黑暗的掩護，狼狽而又惶悚地三個兩個地向西山堡壘的方向偷偷摸摸地逃去。×團一營的兩個連的兵力，從敵人的背後迂迴過去，形成一個弧形，閃着火光的彈粒追蹤着敵人慌亂的足跡而去，山巒上的敵人如夏夜的被打擊的青蛙一般，愚笨地一躍一躍地奔過去，在密集的火力之下，如無數

的小河汊一樣，都匯進到西山的堡壘。

西山的堡壘雖大，却容納不下數十個的敵僞軍，於是一部份的兵力被擠到堡壘外面的戰壕來，外壕那兒有一道堅固的圍牆，牆上打了許多槍眼，而圍牆外邊還有一道犬牙似的鐵絲網，護衛着堡壘，使你不容易接近它。堡壘是一個烏龜壳，壳裏面躲藏着數十個失去了主宰的混亂惶恐的生命。

邊區子弟兵敏捷地接近了堡壘……

「快，先用紫刀砍，你別過去……」

「等我，等我來……」

不知道是誰的聲音那麼低微而又急促，「噹」的幾下子，鐵絲網在沉甸甸的紫刀砍割下，嘩啾啾地斷開了，分開出一條狹小的道路來，兩個戰鬥員猴子似的靈敏，一縱就跳到圍牆的下邊，槍眼就在他們的頭頂上，裏面的槍却瞄不着他們。兩個人急速地拔開手榴彈的保險蓋，用食指繃着發火線，乘着敵人不經心，兩個手榴彈從槍眼裏扔進去！

「他媽的，給你嚐嚐老子的手榴彈！」

——嘩啦啦……手榴彈在圍牆裏面爆炸開來。擊破了山野的深夜的靜穆。

後面吹起沖鋒號來了，尖銳而顫抖的音響直逼近敵人底耳鼓，心更像麻一樣的紊亂了，伏在外壕裏的敵軍傷亡了，於是擠在堡壘裏的又補充上去，而外面軍區造的手榴彈爆炸開的碎彈皮如雨一樣的落在侵略者的身上，外壕裏的手榴彈的白烟一團一團的昇騰起來，瀾漫開去，一直飄浮到圍牆外邊來，裏面夾着一股股濃烈的火藥味。

伏在掩蔽體後面的八路軍的政工小組的同志，在手榴彈底爆炸聲較爲沉落下去的當兒，便扯亮嗓子喊話：

——日本ノ兵隊サン！コチヲオヘイデ優待スル！

——中國人不大中國人！

——歡迎東北同胞反正，一同抗日……

喊話的力量比手榴彈還大，在敵僞軍的慌亂之羣裏爆炸開來，有力地激發着他

們底良心，於是外壕裏有槍扔出來，一枝枝的；後面從側翼又跳出反正的偽軍，一個個被歡迎到抗日的陣地上來，掉過槍口，朝着堡壘放。堡壘裏面有了自相打擊的聲音，那是上級防制敵偽軍的譁變和反正，但是沒有用，偽軍已跳出二十個；敵軍雖在鎮壓下支持，但敵人不投降，那就消滅他！手榴彈一個個投進去，使他們死亡率逐漸地增高，到最後，裏面抵抗的槍聲也稀疎了，外壕裏填滿了「皇軍」的屍體。

一陣手榴彈之後，裏面幾乎沒有還槍了，只是垂死者的哀吟，一連連長持着一把盒子槍，搜索地邁進被鐵絲網封鎖着的門，剛弄開鐵絲網衝進去，裏面閃出三道亮晶的刀光，直面着他刺來，他一扣板機，打完了一索子子彈，三個敵軍倒了，他跨過敵軍的屍體，機警地走進堡壘，揀起一挺歪柄子輕機槍兩支三八式大槍一并搨了出來，後面隨着進來的戰鬥員，打掃戰場，把負傷的敵軍一個個搨了出去，用簡短的不純熟的日語對他們八個說：

『銃ヲステ！殺サナイ！』

第二天涑源村的敵人發出很多信，告訴附近據點的敵軍：『三甲村我部八十五

名全部被敵軍消滅，只逃出二名，望你們注意作戰。」

其中有幾封信都從老百姓的手裏落到八路軍的手裏了。

一九四〇，十，二十六。唐縣，娘子神。

一隻農民的哀曲

四海鎮位於南口的東北面的崇山上，鎮外給蒼老的萬里長城圍繞着。它是南口的重要屏障，巨人樣的矗立在萬丈的風沙裏拱衛着南口，而它又是通北平，張家口和延慶的要道，是平北的一個重要戰略支點。這鎮裏住着偽滿洲隊第三十五團，有六百多人，同時還有偽警察一百多人，這些部隊和鎮裏所有的機關都被敵人高高在上地統制着，偽軍和滿奸底一舉一動，全要隨着這些所謂顧問、指導官等等意志和好惡。

地方越險要，八路軍却越要來進攻它，襲擊它。三十一大隊在黃昏的時候就抄着小道向四海出發了。道路很狹小，路又難走，接近敵人時已是五時左右，不久天就要亮了。×營以堅定猛襲的動作，不過半小時就將野外的頑強的敵人消滅了，死傷了五十多個。戰鬥員一邊打掃戰場，提着剛剛繳獲的一挺重機關槍，拿着數十條

步槍，有的則把自己手裏的拙劣的「漢陽造」，換上了敵人底「三八式」了。再向前去，迫近城下，天已拂曉了。而襲擊周士閣的三十三大隊的×營，到達目的地以後，三十多個敵人早就嚇跑了，指戰員手癢癢的，沒打成，只是搬回來許多軍毯，軍衣，雨衣，……還有許多西藥也給搬了回來。

打四海的前一天，在行進中的三十四大隊，到了鐵爐子村便停止下來，大休息，造飯吃了。當戰鬥員們坐在村裏街的一旁時，有一個農民，約摸四五十歲年紀，慌張張地走來，像尋找什麼的，尋了一會又像是找什麼沒找到而不打算再找了的樣子，蹲下去，在一個戰鬥員面前，對着他耳朵低低地問道：

『老總，你們是不是打局子去？』

『不知道。』那個戰鬥員詫異地望望他。他有點失望，但是那一連的支部書記走過去問他這兒附近那兒有局子，局子就是如星羅棋布一般的遍佈在冀東的警察局。他向村外一指：

『離咱們這兒二十里地，大莊戶就有一個局子，……』話沒說完，他底眼淚便

像涓涓泉水一樣從眼眶裏湧了出來，『你們打去吧，咱們翻身的日子到了！』

『你爲什麼哭呵？』

『喉……』他用粗黑的手憤恨地拭去熱淚，額巴子上留下了兩條淡淡的淚痕，『老總，你不要提了，那局子裏的人簡直是殺人不見血的土匪，在附近村子裏無惡不做，咱們這一帶老百姓算是受夠了他們的氣，我的一個兒子，我可憐只有這麼一個兒子……』說着他又哭了起來，『……就是給他們殺死了的……』

原來他家裏一家人就靠他兒子養活，他自己由於上了年紀，他不能做什麼活了。今年他母親死了，局子裏來人要叫交八塊錢的棺材捐，他兒子一定不肯交，向警察說：

『人死了，還沒錢買棺材呢，還要什麼棺材捐，要錢沒有，要人，把死人抬去……』

局子於是派人來把他逮捕了去，非交不行。可是他仍舊不肯交，事實上他也沒有錢可以交。審問他的時候，局長說：

『你爲什麼要抗捐？這是滿洲國訂的法律，死人要繳棺材捐，你要違犯國家法律嗎？那我們是要制裁的……』

『我不知道什麼滿洲國，咱們中國死了人，就不要什麼捐呀稅的……』

『你不繳捐納稅，就是違犯了國家的法律，那不行……』

於是一個中國人，由於沒有錢繳棺材捐，就在大和民族的勇士們手訂的『滿洲國』的法律下，被宣佈執行槍決了。臨刑前，這個不屈服的農民底兒子，說了一句永遠使人不能忘却的話：

『咱們總有翻身的日子……』

是的，咱們總有翻身的日子！這句話他父親永遠地記憶在腦海裏。

三十四大隊的隊長知道了這個消息以後，又詳細地問他大莊戶周圍的地形，和局子裏的情形，就派×營去打，主力則往到大莊戶村邊地裏的慈母川宿營了。×營偷偷地接近了大莊戶，局子裏的人還沒有發覺，打響後，×營已經沖進村子了。敵僞軍都被逼到圍牆院子中的西南的堡壘裏，沖來沖去，整整打了一天，敵僞已傷亡

了十多個，而我們還是在外邊沖上去，僞軍不支了。然而敵人派來的一個指導官却在堡壘裏監視着僞軍的行動，不打不行。打呢，外邊是中國軍隊，而自己的勢力已被削弱，只剩下九個人了。聽見堡壘外邊的八路軍在喊『中國人不打中國人……』僞軍的一個班長，暗暗地用力把『指導官』砍了，九個人帶着槍一同到八路軍這邊了。

瀘定橋的火焰

長征斷片之一

不到兩天的急行軍，二百二十里的險阻的高山和二十里的平川地，已遠遠地落到後面去了，在這二百四十里的艱辛的行軍中，還打了三次漂亮戰，不知疲勞的饒勇的紅軍，像崩決了堤的氾濫的河水底急流一樣，一軍團第二師四團的先頭部隊已到了大渡河邊。

在崇峻的高山底懷抱裏，大渡河的激流，從天空中傾瀉下來似的不可遏止地奔騰着，百多米達寬的河面上，高高地架着一座狹細的鐵鍊的長橋，橋上橫鋪着一連串的木板，橋中間的木板早給敵人抽去了十多塊，而在其餘的木板上墊了一層厚厚的柔軟的絨氈一樣的棉花，棉花是濡濕的，被敵人澆上了洋油。

河對岸有敵人的一營兵力在把守，憑着河邊的悠長的茶亭修築了堅強的工事，端着槍，用一萬個小心在注視河對岸的動靜——早兩天上級的命令就來了……但他們做夢也不會想到，這樣迅速，那提起名字來就令人毛骨悚然的紅軍，在這夜深沉的時候，已悄悄地到了河邊。

不僅到了河邊，而且還準備渡河呢。——今天夜晚一定要渡河，而兩天以前強渡大渡河的第一師也要今天夜裏拿下河那邊二十里以外的一座高山，這樣一二兩個師可以會合，在敵人增援部隊沒趕到包圍以前，要突過封鎖線，向目的地前進。大渡河的天險阻止不住紅軍底堅強的意志和不變的決心。

在繁密的雨點下，九個勇士，渾身浸透着勇敢和光輝，握緊了手心裏的廣東造的手榴彈，弓着背，敏捷地踏上了鐵鍊大橋，急步的在軟綿綿的棉花上走過去，後面的同志拿着木板緊緊地跟着，準備一塊塊搬過去，把敵人撤去的十多塊的木板空隙填補起來。

對岸的敵人在工事里懵懂地給機槍的叫囂震驚了，驚惶的眼光凝望着對岸：濃

重的夜色和繁密的細雨封住了他們底視線，黑茫茫一片裏看不見人影，只是微微辨出清晰地細碎的低語，於是機槍和步槍沒有目標的射擊了，對準着橋上的來路，有的人則跑到橋邊燃燒起棉花來，頓時一股帶有濃烈的煤油氣息的火焰漫延過去，在黑沉沉的暗夜裏，豎起了冒着青色火光的火柱，燒紅了木板，燒紅了鐵鍊，燒紅了雨，燒紅了大渡河的流水，火光照出對岸滿山的如火一樣勇猛的帶着摧毀一切力量的紅軍，工事裏的敵人底軍士哨看見這情景恐懼了。

九個渾身閃着光輝的勇士，在猛烈的機槍掩護之下，已跑到橋中心，木板的空隙還沒填補起來，最前面三個人冒着撲面而來的跳躍着的熊熊的火焰想跳過去，但是距離太長了，沒跳過去，脚却陷在鐵鍊裏扳不起來，烈火猛虎一樣的撲上他們底身體，嚇嚇地燃燒起來，他們倒下去了……後面六個人冒着死的威脅，仍舊向前沖過去，敵人底子彈就在他們的頭上噓——嚇地飛着，而後面的同志們踏着他們的底足跡跟上來，迅速地把木板推過去，填補上了空隙，他們飛一般地急走過去，把手榴彈向敵人的工事扔去，敵人倒了，走了，逃了，勇士們佔領了工事。

忘記自己的眉毛燒光了，面孔燒破了，衣服燒焦了，興奮和光彩據有了他們整個心扉，誰也不注意自己身上被燒焦的痛苦，和後面的同志們向敵人追去了。

後面的大隊平靜的渡過瀘淀河。

再 生

——紀念白求恩大夫逝世十周年

一九四零年的夏末秋初時分，我和馬加同志騎馬到了河北省阜平縣的王快鎮，一天行軍過後，到了宿營地，跳下馬來，感到愉快，舒暢和安靜，睡一宿，明天起個早，好趕到第四軍分區去。在鎮子裏遇到一位女同志，姓孫，從前在第三軍分區見過的，但不熟，沒有深談，這次她也去平山，和我們同路，第二天就一同出發了。她沒有馬，一個人揹着背包和飯包，走起來怪累的。我們要她把背包打開，放在我們馬上，我和馬加同志輪流讓她騎馬，一路走走說說，原來她這條命是白求恩大夫揀來的。

她個子並不高，梳了兩個辮子垂在肩上，辮梢上拴着紅頭繩，在晨風裏飄蕩

着。圓圓的臉龐上閃着一雙晶亮的眼睛，眼睛一動，好像會講話似的。她原來在冀中，是西北戰地服務團的團員，一位出身中等人家的小姐，抗戰把她捲入了遙遠的敵後。她身子骨本來不強，經過敵後艱苦的生活和那頻繁的掃蕩，吃沒好吃的，睡沒好睡的，更加上得了病，叫做冷性T·B，膿瘍了，身子就一天天壞下來了。團裏的人費盡了千辛萬苦，請了不知道多少醫生，都束手無策，認為這樣的病，在這樣殘酷的敵後戰爭環境裏，醫藥設備又差到出人的想像之外，除了死亡，是沒有任何辦法的。但團裏的人不敢把這個情況告訴她，不得不告訴她慢慢設法是可以治好的，暗中却擔心她不知道那一天說不定會撒手而去，永遠離開他們這個團體和敵後。

恰巧這時候白求恩大夫到了冀中。白求恩到了那裏，那裏垂危的病人便露出了生機，那裏的戰士便更加勇敢，那裏的衛生工作便更有信心。他使怯者勇敢，他使病者痊癒，他使垂死者復活。

團裏的人設法請到了白求恩大夫。白求恩大夫來看了之後，他也毫無辦法！敵

後的醫藥設備太差，眼看着許多可以救活的人死了，孫同志便是其中一個，她已經走到死亡的邊緣，幸好遇見了白求恩大夫。但白求恩大夫診斷之後，也皺起眉頭，團裏的人急了，難道真是絕望了嗎？難道孫同志真的無救了嗎？

『有救的！』白求恩大夫用右手的無名指敲着自己的太陽穴，說，『但在冀中沒有辦法……』

『要到什麼地方？』

『北平。』

這差不多等於宣佈無望。在那樣殘酷的環境裏，團的經費又是那麼困難，去北平怎麼可能呢？更何況敵人重重封鎖，即使解決了經濟上的困難，也進不了敵區，到不了北平，治不了病。

白求恩大夫說他有辦法。如果在醫藥設備好的地方，他可以治好她的病。但在冀中不行。他要設法給她去北平。

白大夫回到家裏，寫了一封信給當時駐在冀中一二零師師長賀龍將軍的參謀長

周士梯同志，要求師部把這個女孩子送到北平去治療。

周士梯同志看了這份備忘錄式的信，覺得西北戰地服務團是地方上的，統一戰綫性質的團體，在系統上不屬部隊管轄的，不方便過問，便提起筆來批了幾個字：

『非本部人員，本部未便負責處理。』

白求恩大夫看到這個批語，生氣的了不得，手都發抖了，他口吃地對他的翻譯說：

『我非要給賀龍將軍打一戰不可！』

翻譯告訴他各有各的系統，部隊也有部隊的困難，不能強求。他以為自己是在部隊裏工作的，只有向部隊交涉。他還是要去，叫馬伏備上他那匹棗紅色的洋馬，和翻譯一同找賀龍將軍去了。

他一到一二零師的司令部，跳下馬來，把馬鞭交給馬伏，匆匆忙忙走向賀司令員的臥室，改變過去隨便的親切的態度，很嚴肅的用正步走進去，首先很恭敬地把右手放在帽簷上，敬了一個軍禮，用着報告上級的口吻，說：

『將軍，我希望你答應我一件事。』

賀龍將軍高大的魁梧的身材，立在屋子當中，滿是風塵的臉龐上，有一撮濃黑的鬍鬚，他的嘴上刁着一隻烟斗。他摘下烟斗，吐了一口烟，微笑地問道：

『有什麼事？坐下來，隨便談吧！』

賀龍將軍伸出手來讓座，企圖緩和一下這樣嚴肅的空氣。

白求恩大夫放下手來，嚴肅地立在那兒不動：

『我要送一個中國女孩子到北平去治療……』

賀龍將軍早從參謀長周士梯同志那兒知道了這件事，他不等他說下去，便接上去說：

『不可以。』

『爲什麼？』

『因爲不是部隊上的，是地方上的，又是統一戰綫性質的團體，我們部隊上不方便隨便送走人，萬一在敵區出了事情不好……』

「屬於那一部份，就應該由那一部份送去，我的要求是送她到北平去治療……」

「這也不可能……」

「我可以知道什麼理由嗎？」

賀龍將軍手裏拿着烟斗，指着翻譯，解釋地說：

「就是屬於部隊領導的團體，也不可能送她北平去治療，何況不是的。現在敵後這麼困難，傷病員這樣多，不可能每一個幹部有病都送到北平去治療，如果這樣做，使得部隊以後很難處理這類問題。要是送到山裏、送到延安、送到後方，是可以設法的。」

白求恩大夫的眼光注視着賀龍將軍，從賀龍將軍的口吻裏，他已經猜出那些話的意思來。不等翻譯完，他便說：

「不管她那一部分的，她是病人，有病應該馬上治療，我不能看一個病人危險而不救她，我做不到。」

賀龍將軍笑道：

『在這一點上，我們沒有分歧。我們大家關心幹部是一致的，要治療也是應該的，但不一定到敵人的區域去治，也不一定要去北平。可以到別的地方去治。』

『什麼病應該到什麼地方去治，這一點，我知道。』白求恩大夫一點不讓步。

『如果你一定要送她去北平也可以，不過用部隊的名義不大好……』

『是不是由於經濟關係？』白求恩大夫見賀龍將軍答應他了，他嘴角也露出了笑意。

『不是的，是系統關係，經費我們倒可以幫助。』

白求恩大夫得到滿意的答覆，他接過來說：

『那我想辦法好了。』

他和翻譯一同走出去，很高興這個病人有救了。

下午，賀龍將軍走到白求恩大夫的屋子裏，拍拍他的肩膀，笑着說：

『對不起，上午我們談話當中，可能有誤會。』

『誤會？』白求恩大夫懷疑的眼光注視着賀龍將軍。

『是的，』賀龍將軍點點頭，『你對病人的熱情，我們是很感激的，我們對病人對幹部的愛護，也是和你一樣的。不過，有些情況，你不了解：首先到敵區治病，是有危險的，萬一被敵人發覺，不是更糟嗎？另一方面，國民黨在後方造謠，說是有人在冀中失蹤，一個女孩子忽然離開冀中，也容易引起國民黨的謠言，中傷我們。經費方面倒是小事，我們可以出的……』

白求恩大夫握着賀龍將軍的手說：

『將軍，你不知道，我們做醫生的人，對傷病員要負責，不願任何病人有病不能治，只要有任何辦法，都要去想的。每一個醫生習慣傳統都是這樣的。當然，將軍，你所顧慮的幾點，都是很對的。我已想好了辦法，那個英國女牧師賀小姐要到北平去，我託她把孫同志帶去，做爲一個老百姓打扮，再安全沒有了。』

『這樣就很好了。』

賀龍將軍爽朗地笑了，那哈哈的笑聲響徹了整個屋子。

他們兩個人親密地緊緊握着手。

第二天，孫同志隨着賀小姐上北平治療去了。

半年以後，她恢復了健康，以一個強壯的女孩子的姿態，又捲入敵後英勇的戰鬥裏。在冀中工作一個時期，她調到山裏第三軍分區的劇團裏工作。在文化崗位上，她貢獻出她的智慧和才能。

爲了提高自己的才能，她要求組織上讓她去華北聯合大學學習。不久，得到上級的批准，她到平山，就是去李家溝口——華北聯合大學的所在地。

她向我和馬加同志敘述她的病歷，那一雙晶亮的眼睛，不時環視着葱翠的山巒和山路邊熟透了的莊稼，彷彿有隔世之感。是的，要不是白求恩大夫，她會比白求恩大夫更早離開我們。可是白求恩已離開我們一年，兩年……現在是十年了，而遠在北方的孫同志，想來現在更壯大了，更進步了，也一定能爲祖國人民貢獻出她更多的才能。

祝孫同志健康，白求恩大夫永生！

難忘的紀念

爸爸：您真的死了嗎？

我不相信，我絕對不相信。

在親戚中談到您，誰都說：

『二舅舅（我的爸爸）的精神真好，誰也比不上。』

的確的，像您這樣健壯的身體，罕有的精神，不講和您年紀相等的人趕不上，就是像我們這些年青的人，也少有比上您的精神的。在家裏起的比誰都早，有時您到三泉樓或者是到彩霞街長松吃過茶回來，甚至於我們還沒起來呢。可是到晚上您睡的也並不比我們早，我們——我就常常感覺到慚愧。年青的人怎麼都是未老先

衰，而比我們大了兩倍以上年齡的老人，却比我們還精神呢。

您自己也曾對我講過：

『我一生就沒生過什麼病。』

在旁人聽到或者說這話有點誇張，然而我是曉得的。我生下來，已經了二十三個年頭，從我有記憶的日子起，到現在我還清清楚楚地記得您的確沒生過什麼病，彷彿病魔不敢親近您似的。在家中媽媽和哥哥是常有病的，您比醫院裏的大夫還懂得病人的心理，照應得病人總不肯給您走開。而且醫道您也懂得，大夫有什麼不對的地方，或者是疎忽的時候，您會指出來和大夫商量。所以像哥哥那一場大病，親戚們都有點擔心會有個什麼意外發生，在您的鎮靜和照應之下，瘦得只是皮包着骨頭的哥哥，竟然會一天一天地胖了起來。就是我和姊姊偶或有什麼病的時候，像我早好幾個年頭前的那一場大病，也是和哥哥一樣，瘦弱得連身都不能翻，一翻身頭就昏花潦亂，眼睛漆黑看不見一點東西。那時候我自己再也不會想到還能夠活到今天。睡在牀上幾十天，就是您把我慢慢地照應好了起來。姊姊那一場腿（生病的

時候我還很小），據說也是您細心地把她醫治好的，而這一場腿，也是病得九死一生。媽媽有了病，更不消說，總是您親自照應。家裏一共五個人，可以說我們四個人——尤其是我們姊妹三個，都是您從半死中把我們救活過來，活到現在。而您呢？好像我們四個人就從沒像您那樣照應我們的照應過您，因為您的身體總是那麼壯健，那麼康健。

近兩三年來，在外面接到您的信，偶爾提及您的近來的身體不好，我都勸您醫治，然而您總不肯醫治，回信說這不過是老態罷了。

是前年的秋天罷，寫信告訴我，說是近來吃飯時常作嘔，尤其是和人生氣以後，吃飯的時候就準會嘔。對於醫道我完全門外漢，吃飯為什麼會嘔，為什麼尤其是和人生氣以後吃飯會嘔，我是不曉得這個所以然的。雖然模糊的知道一點，這大概是因為『氣』的關係吧。我仍舊是勸您去找個大夫清理清理，您都是答應我，說是等什麼時候去看。我曉得您這話是有點騙我的，怕我在外面着急，爲了經濟關係，您沒去看。後來我又寫信給哥哥，叫他帶您去看看，清理清理。我雖不懂醫

道，但是我曉得吃飯的時候時常會嘔吐而不能吃，這於健康是損害的。

哥哥帶您到一個姓周的熟大夫那兒去看，並且配了丸藥吃。您後來說是吃丸藥好了些，可是仍舊不能生氣。家中不好的環境有時候也不免生點氣，雖然我曉得大家都竭力避免使您生氣，不過家中這一付生活的擔子却仍舊是壓在您的身上，以有病之身，自己又不肯好好的清理（您雖然也是想清理，終於還是爲了經濟不能澈底的清理，只找個把熟大夫，配點丸藥吃，那能濟於事呢？），再要挑上這付生活的重擔子，人怎麼會不被摧殘了呢？

之後，您告訴我：飲食好了些。我流浪在外邊才算是比較安了一點心，可是還掛慮着您的健康。我總希望着我早一點有能力可以挑起壓在您肩上的生活的重擔子，好讓您休養。

爲了一些不幸的事件臨到我的頭上，不能如我所期望的日子回來，以至遲到去年一個新秋的夜晚，我纔獨自從遙遠的一方回到我所懷戀的家裏來。當我踏進門的當兒，給大家一個意外的驚喜，像是隔世相逢似的驚喜。二十三年來，您曉得我沒

有過一小時的歡樂，老是悵鬱地同環境鬥爭，拿痛苦當做每日的糧食活到今天；可是我剛到家的當兒，大家歡聚的愉快，怕是我二十三年來生命史上的一個新紀錄吧。然而這愉快的新紀錄，不就是以無數的苦痛換來的嗎？

其實我在車上已經吃過東西了，肚子還不十分餓，您却定要叫哥哥親自到巷口下碗麵來給我吃，說是『常常往往』！圖個吉慶，並且還拿出玉帶糕來給我吃，大約這也是圖個吉慶的吧。我在那轉椅上，你們像望一個生客似的望着我，每個人的嘴犄角上都掛着一個愉快的微笑，這微笑我是向來沒看見過的，就是將來也不會看得到了吧？哥哥把他最心愛的東西拿出來給我穿用，母親拿出她所有最好的東西給我吃，每一個人都殷勤地而毫無勉強地服侍着我，我就似乎是一個剛出生的嬰孩般的，在慈悅的氛圍裏吐出你們所問我的不幸。

您更把離別後的家庭的情形和現況細細地告訴我，並爲我敘述一些可笑的傳說。我心上漾着無限的驚奇和愉快，我就如同睡在醫院裏，讓我最愛的人撫摸着我的傷痕一樣的愉快，您的安慰和期望，使我感激得眼淚都要流了出來了。

話語像無盡的長江的流水，談到近深夜五點鐘的時候，還沒談完，簡直是越談越多，爲了我旅途上的疲倦，您才叫他們走去，讓我好好地睡一覺。

在夜晚的昏黃色的燈光下，看您的精神，您的談吐，和往昔我的記憶，並沒有兩樣。到第二天的清晨，您的臉告訴我確是比往年憔悴的多了，再沒有像從前那麼豐腴，額上更添了不少皺紋。近兩年的衰老，似乎添了二十歲。表面上雖然是現了一些衰老的樣子，然而您的精神依舊是那麼好，還可以在家裏，或是到五姑母那兒去，來上一百二十牌的洋麻雀；興緻好的時候，常常來到一百八十牌也不會感到疲倦，陪您來牌的表兄弟們，也許不如您而感到疲倦。不過我總覺得您的飲食沒有從前好，每頓吃不到一小碗飯，雜食也很少吃，後來連一個模也吃不到，這怎不叫我爲您的健康而擔心？

據大夫說，您沒什麼病，只要慢慢能多進飲食就好了。這我總不大相信，沒病怎麼會吃不下去呢？媽媽說您的胸口有凸出來的一塊小肉，照媽媽她們的猜說，別是爲了這個。因此我不是帶您到我一個朋友的醫院那兒去檢驗身體的嗎？我想是什

麼病，大概都可以察看出來的。奇怪的是：醫生檢查後也說沒有什麼病。至於飲食不能多吃和嘔吐，是因為『胃家』的關係，好好的調養很容易好的。我的朋友說：那胸口凸出來的一塊小肉看來沒什麼關係，也許是因為瘦的原故，最好能到中央醫院去用×光線照一照。

沒能到中央醫院去用×光線照一下子，當然也是爲了到那兒去一趟所需要的錢手中沒有。吃着姓周的那位大夫的丸藥，飲食仍不見增，姊姊每天都弄菜來調您的胃口，希望您的飲食能夠恢復和從前一樣。

因爲時間的匆迫和長久在外面過着不安定的生活，叫我在家裏休養休養，暫時不要再到外面去使您掛慮，望着家中每一個人期望我不要出去的面孔，我能急心地又踏上我的旅途嗎？

蹲在家裏我總希望能安安生生地做一點事。一個人在那間小書房裏就開始寫我計劃中的幾篇小說，我寫的東西最怕人當我面看，然而您每當我寫完一篇的時候，您偏偏喜歡看我所寫的東西。有時候我一篇沒寫好，放在屜斗裏，您就跑去拿出來

看，使我意外驚奇地您竟不藐視我寫的東西，有時並還指教我疎忽的地方。當我寫到深夜，一個人還在寫的時候，您總是那麼愛惜地叫我到房裏來睡覺：『不早啦，二，你還不來睡？明天再寫吧。』

我答應着來睡，筆却仍舊是在紙上走。

在白天，您未曾出去的時候，或是在晚上您剛回來的時候，您都愛躺在房後面的小床上。只要是我由外面回來，或是沒事在和別人談天說地的時候，您常把我叫到您面前，陪您躺着談天。也是一個晚上吧，可是記不起是那一天了。我由外面回來，您也是躺在那張小床上，叫我到後面去陪您談談。

談了一些家中不了的情況，您慢慢地說到哥哥：

『他是一個老實人，可是也沒有什麼大壞處，逢到什麼事沒你想的開，好虛榮是他的毛病。雖然他是老大，可只能算做老二，你將來什麼事却處處要做個老大。在名目上他是老大，實際上你要做老大。家中的責任你要負起來，你哥哥他是經不起重擔子的，給重擔子一壓他一定吃不了，一百斤的擔子挑在他的身上，他就會跌

下來了，只能給他挑這麼三四十斤，重擔子得要你挑起來……」

您低低地嘆了口氣。我望着灰白色的帳頂，悵惘地聽着您講，一聲也不響。接着您又說了：

「姐姐呢，她可憐苦了一輩子，她在我面前沒有過什麼好日子。人是好人，口直心快，性子也快，有時就不免招人怨，其實她沒有壞心腸，你要是找她點什麼事，準沒有錯，也不會『藏私』，所以叫她管理家務可以不用報賬，你們不可待錯她。我從前曾許過她的願，講我有錢的時候給她一個摺子，給她千把塊錢，將來你做事的時候，這幾個錢一定不難，她待你們兄弟都很好，你們不可待錯她……」

聽着您的一句句的話語，令我的眼淚幾乎要流了出來了。我曉得您是怕忌諱的，也只有讓成串的淚水倒向肚裏流了。您的一句句的話語就像是一根根光芒的針似的刺在我的心上。我不忍再聽下去，望着桌上幽暗的燈光在呆着。可是您又繼續說下去了：

「您媽呢，也是一個老實人，我曉得你不曾待錯她。你自己也不用我告訴你……」

我的眼淚真的要忍不住奪眶而出了，竭力地忍着要奪眶而出的眼淚，見你停頓的時候我接上說：

『爲什麼講上這些話呢？』

『不過隨便同你們談談罷了。』

『我們不要談這個，談別的，好不好？』

『遞杯茶我喝。』

您沒答應我的請求，單叫我遞杯茶給您喝，長久的談話您感覺到渴了。我連忙下床拿茶杯倒茶遞給您喝。可是坐在房前頭的姐姐哥哥他們都哭了起來，眼淚在他們各人的臉龐上開了無數條的小河，眼睛像紅腫了似的，鼻涕更是掛了滿嘴的，然而却未敢出聲讓您知道。空氣靜肅得似墓地一般，暗影爬上每一個人的心頭，誰的心上都有一種說不出來的傷感，好像不幸的事件不久就會臨到頭上似的悲哀着。

一夕話，在我心上打了一個烙印，我是永遠也不會忘了啊，爸爸。

只看見您的飲食逐漸地減少，過了一些時日，少一些；過了一些時日，又少一

些；我的憂慮和您的飲食減少成反比例：您的飲食漸漸地少下去，我的憂慮就慢慢地增加了起來。起初，我回來的時候，您還可以吃一碗多一點，後來爛飯就能吃一碗了。吃一碗的時候，到後來竟然不多了，只能吃大半碗，賸下來的總叫姊姊給您代吃了。大夫勸您吃麵包。果然，吃麵包比較吃飯是好的多了。原來您在北方回來的時候，就愛吃麵包，而現在吃麵包是再適合您的胃口也不過了，並且麵包也較飯食來得容易消化。我暗暗地祝福您，希望您由吃麵包而飲食會起色。事實竟殘酷到不容我有個這樣的期望，麵包吃了不久，又不能吃了！是您不想吃了，還是改吃爛飯吧。爛飯每頓仍舊是那麼半碗，有時生點氣，連半碗也吃不下去了，不過吃稀飯是比較好一點，我懂得您是適宜吃容易消化的東西，我們就商量同您定下了牛乳，每天早上喝一杯牛乳，和幾片蘇打餅乾。

飯越吃越爛，幾乎和稀飯沒多大的分別了。有時再吃點麵包也不十分討厭它，每天除了牛乳餅乾和偶爾能吃一點爛飯以外，怕是晚上那一遍粥爲最好了吧。

我們瞞着您，私自和您設法子，我帶您到陳遜齋大夫那兒去醫治，再使我驚喜

也沒有的便是陳大夫所說的話：

『這個病沒什麼要緊，不過是中焦不通，吃了我的藥包您就會吃飯的，這個方子連吃兩劑，你後天再來看。』

我聽了這個話，暗自好不歡喜，就是您當時聽見也很歡喜的吧？媽媽叫我把您扶上了車子，然後，她叫我再反轉身進去暗中問大夫，這個病究竟要緊不要緊。我望着車子慢慢地拉走了，便反轉身照媽媽的囑咐去問，大夫已經進去吃飯去了，設法請那賣籌子的進去問大夫，回答的使我得到無上的愉悅，他說：

『不要緊。』

把這個話告訴他們，他們還有點半信半疑，我像是和他們賭氣似的說，不信你們後天去看。他們的臉上也隨着我的話而堆上了笑容。

您的心裏似乎也爲這個高興，吃了藥下去，說是對飲食也比較好一些。

隔了一天，我和媽媽也把這個喜訊報告給陳大夫。他驕傲地說，吃了我的藥，自然會好了起來。媽媽把病情告訴了他以後，他診着您的脈道：

『上一個方子我是要打通他的中焦，但又不敢過於利害，一方面還得顧及他的身體，所以這一個方子裏我要用一兩味補藥，再吃劑把，以後可以配劑膏子平常帶着吃。』

我們聽了他的話，心中滿懷着一個說不出來的歡喜。誰知您吃了這個方子以後，連稀飯都不能吃了呢。吃到第二劑的時候，您曉得不對勁，叫他們不要再煎了，等明天到那兒去看，恰巧他又給什麼人請到鎮江去看病了。沒法，只好再等一天。這天晚上您忽然頭上浸浸地出汗，使我們吃驚不小。我和媽媽慌忙偷偷地到後面去問五叔他們，他們說小汗不要緊，只怕是大汗，媽媽告訴他們是小汗，他們說不過是人虛罷的。然而我們總不放心，提心吊膽地期待早點兒天亮。

一大早我就跑去請大夫，並且特地告訴他您的病情，他說沒什麼關係，什麼東西不要吃，等他來。他答應吃過中飯就來。我回到家來，幾個姑媽他們都來了。

大家都等着大夫來。

診過手上脈門的脈，又診足上的脈。看過了以後，我們請他到我那小書房裏去

開方子，大家都圍着他問，他那個時候就像是法官似的，從他嘴裏吐出一兩句話來便可以斷定一個人的生死。他說您手上脈門的脈確是浮薄，不過足上的脈還很好，要是足上的脈換做脈門的脈那就壞了。因為足上的脈爲脈之根，只要足上的脈好，手上脈門的脈即使浮薄到沒有也沒什麼要緊。看我們那個急樣子，他却開方子來安慰我們，告訴我們出汗並不要緊，別着急。把這付方子吃下去什麼情形叫我們告訴他，並且他還可以來打針。

大夫走了以後，這個方子就成了大問題，您把方子要過去看了以後，您說這個方子裏有味藥太霸道，不能吃。聽了陳大夫說吃了以後的情形告訴他，他可以來打針，也增加我們對於他開的方子不信任。幸好，沒有一忽兒，媽媽在早兩天請的一個同我們有親戚關係的大夫來了，仔細地和您看，開了一個方子叫我們酌量。媽媽問他病情如何，他說不大好，人不過只有二成，看這劑藥吃下去怎麼樣。同樣的，親戚大夫的方子您也看了，您贊成他開的方子，叫我們煎給您吃，但是您定要吃親戚大夫的方子，我們不得不依你的吩咐了。

第二天好了些，可是牛乳仍舊和昨天一樣不能吃。遵您的囑咐，仍舊把我們那位親戚大夫請來看，您笑嘻嘻地對他說：

『我吃你的藥見效，你的藥好，你明天還來啊，可不能斷我的啊。』

『哦，我明天來。』他坐在床上對着您說。昨天您還能起來給他們看，可是後來頭有點兒暈，今天就沒起來了。

第三天他又來開的方子，就有點爲難了，因爲您昨天吃的藥並沒見效反而見壞一點，結果仍舊勉強地開了一個方子，我記得上面有這麼幾個字：

『以盡人事。』

他走了以後，您又要看方子，不知道是那位『冒失鬼』，竟然不加思索地把方子送給您看，您看到『以盡人事』那兒，方子在您的手裏忽然地落下來了，我曉得您那時的痛苦，怕比被刺了一刀還痛吧？

這時候，我們夜裏不敢睡了，一些親戚也幫忙來做夜。大家都擔驚着一個日子——您的生日——十一日，因爲有句迷信的成語叫做『男怕生日前，女怕生日

後。」彷彿是要能過了十一那天便沒什麼危險了。在初十夜裏大家都緊張，席老表和我簡直一忽揭開帳子看看您，一忽揭開帳子看看您，最驚心莫過于這一晚上了。您竟如我們所願的平安地過來了。大家鬆了一口氣。第二天生日，媽媽並爲了您下了麵，告訴您：

「我們今天同您下了點麵。」

「唔，下麵……」

「今兒您過生日呢，過了生日就好了。」媽媽安慰您說。

您却給媽媽一個黯然的回答：

「唉，生日好過……」底下却沒說出來了。

媽媽一急就沒辦法，出城去看過「香頭」，回來說還好，晚上叫我們全家替您借壽。您曉得我素來不相信有菩薩之類的東西的，看着媽媽好佛的那一股勁，我老是私自地暗笑。但是如果能夠借壽的話，爲了您我爲什麼不可以相信呢？買了黃標紙，借壽的文書是我寫的，上面畫了十字以後，情願借的各人還要在名字底下「插

血爲盟』，我也做了。在那時候我真虔誠相信世界上有這麼一位菩薩可以允許我們替您借的壽。這次借的壽一共是十年，我記得哥哥最多，他一人借了四年，我們每人只二年。把借壽的文書向空化去了以後，我們幾個人還向空中跪着求了好久。

哥哥終久是一個相信這類事的人。第二天他又出去化了幾個子兒測了一個字回來，說是：

『就怕是十四，要是十四能過去，則立春一定不得過去。』

大家都爲這個話着急。我就堅決地反對：一個測字先生不過是跑江湖混飯吃的罷了，化了幾個子兒怎麼會斷定人的生死，他也不曉得病人是生了什麼病，隨便說一個日子罷了。您看他本人說的話就矛盾，既說是十四難過，怎麼又說十四假如能過，則立春一定不得過去，而且語句講來總是模稜兩可。我不相信是事實，但還有點私願：就是他所說的話最好是不實現。

雖然我這麼講，他們總相信測字先生的話，他們相信不是沒理由的，因爲十四是冬至，這種大節季據說有重病的人是很危險的。

十三的午後，您把她們陸陸續續叫到您的面前，握着她們的手，可是不說什麼話，只說是握着我們的手您的心裏好過。在早一天您不是也握着我的手，緊緊地不放，像是重新獲得所失去您心上最可愛的東西似的。把我的手不但是握得那麼緊，簡直想把我的手收到您的懷裏去似的。您默默地望着我，一句話也不說；我也望着您，因為每天都看見您倒也不覺得有怎麼的變化，可是仔細地一望，使我吃驚不小，您的面孔瘦得我幾乎不認識了，瘦得那個樣子真個是出乎人的想像之外，似乎臉上一點肉也沒有，看去只是贖了一層薄皮包着骨頭罷了，連牙齒那張嘴都包不住了，使牙齒露在外面。往日油潤的皮膚都不知不覺中消逝了，臉上的氣色（用您的話）是那麽灰白，我出神地望着您的臉，怕使您知道感覺到詫異，我又望着您握着我的那隻手，在靜悄中我的眼淚不禁地又流了。您不在意地仍舊緊緊地握着我的手，說道：

『二……』

以爲您要有什麼話對我講，答應了一聲後，連忙注意聽您的話，可是又沒講下

去了。我想用一句話：

『爸爸……』

來引您講下去，可是您却不講下去，您眼角上流下了一串淚珠，我看着我，說不出話來，我這時再痛苦也沒有了，可是我曉得您定比我還要痛苦的啊。我簡直不曉得用什麼話來安慰您是好，只是呆呆地望着您……

十三這天，那個親戚大夫不肯開方子，您還很氣，可是您忘記現在連極稀極稀的陳米粥和牛奶都不能吃了，又誰知到了晚上您連兩三口藥都吃不了了呢？吃進去就吐出來，您什麼都不能吃了……

受了長者們的囑咐，叫我們同您辦點壽衣壽材衝衝喜。爲了聽到這個話，我們哭了好幾起，在哥哥房裏低聲地哭泣，怕使您聽見，有時您竟聽到，還向媽媽說：『別聽他們的話，輕舉亂動的，我這個人就不會好了嗎？』

『是的，我不聽他們的話。』

『對啊。』

然而依舊是瞞着您含淚地辦着。

晚上我由外面回來，在路上碰見老表，他們叫我趕快回去，告訴我您剛纔昏過去，在找我呢。話也不等他們講完，我連忙跑回來，不敢直接戴着頭上的帽子跑進房，先在哥哥的屋裏除了帽子，然後才敢輕輕地走到您的面前，因為戴帽子進房，您會問我到那兒去的。

親戚們見我進來了，讓開一條路，給我走到母親的床前，母親知道我來了，低低地對爸爸說：「您爹，你找二，二回來了。」

爸爸輕輕把頭轉過來，乾皺的臉皮上，浮起苦澀的微笑：「二！你來哪。」
「二」字的音，拉得特別長而沉重。您從被窩裏伸出灰白沒有血色的大手，撫着我按在床邊上的手。我把我的手遞給您，您愛慕地握着我的手臂，那乾燥的手在我的手臂上，細細地撫摸着，撫摸了好半響，便緊地抓着不放，我木然地把手放在您的面前，望着您那臘製似的臉龐，一串透明的淚珠，掛在您兩隻眼睛的角上，顆顆地向枕頭上淌下去，——含淚的微笑，微笑裏有說不出的絕大的哀傷。

「爹爹……」我忍不住叫了一聲。

眼角上更流出了一大串的淚珠了。您慢慢把眼光凝視着我：懷疑地望望帳子外面的人——那些親戚們，又望望床上的母親、姐姐、哥哥，好久好久才嘆了一口氣，答應我道：

「唉……」是鼻音。

停了一會，您要吃藥。我們慌忙地把煨好了而未吃的藥，倒了小半茶杯，帶一個臉盆放在您的嘴巴子下面。您睡在枕頭上吃了小半口，嘴像漏了似的流出來……您仍舊勉強地要吃，事實上可是已吃不下去了。給我們勸了以後，才算答應了等一忽兒再吃。

等了一忽兒，沒要吃藥，叫我們燒檀香。在小香爐裏燒好了檀香，要放在床上，您聞着說是心裏好過。在枕頭邊燒了好久，我們爲了怕烟燻了您，偷偷地拿開了去。

房子裏靜靜地像古廟似的，誰也不敢說話，各人的呼吸都可以清晰聽出來。無

數的眼光一齊對着床上。這時候爸爸安詳地睡覺，沒光的眼睛，老是瞅着您頭上灰白的帳子，茫然地，失了知覺似地；看您那個神情，像是忘記我們在您面前似的。母親在床上迎着您的臉叫：

『您爹！您爹！』

您失了光芒的眼睛，隨着母親顫抖的聲音悵鬱地移動——由帳頂移到母親的臉上，沒在母親的臉上停留一會兒，又慢慢移到別處去了。可是又像是不捨似的，一忽又把眼光回過去望望母親，望望哥哥，又望望我。

『您爹！您爹！你究竟怎樣？……丟……丟……下我們……怎了？』母親的話語已不成聲了。成句的話，分成了一兩個單字說出來，講到『丟下我們怎了』的時候，已是哭聲了。眼睛裏滴下了數點眼淚在被上，連忙她拿手帕把它揩掉了。

您聽見母親的問話，又拖出了兩串精圓的淚珠，掛在您的眼角，像是兩條小河似的。話語躊躇在您的嘴邊，兩片嘴唇向上動了一動，可是沒講出一句話來。嘴又動了一動，仍舊聽不清楚您是講了什麼話，只是聽到模糊而簡短的聲音。等了一

會，我們才勉強地猜出來是一句，只有我們才能聽懂的話。

我們在您的身旁，只是呆得像一段木頭，什麼話也說不出來，也不曉得要講什麼話是好。還是母親，又叫了您一聲：

『您爹！您爹！』

沒答。嘴好像是不聽您的話了。雖然您嘴動動，是很想把您心裏的話講出來，然而終究講不出話來了，只是做了人家不能夠了解的手勢。

『您爹！您爹！』母親帶着眼淚又叫了一聲，『您答應我啊！』隔了一會，爸爸仍沒答應，母親推了推您的身子：『你答應我啊！您爹！』

像醒鼻涕的樣子，您的嘴歪了兩歪，吐着遊絲一般的氣，我們不知所措地凝視着您，姐姐在對面房裏忍不住大聲地哭起來了。樓上的孫伯母聽見姐姐的哭聲，——在那幾天別人只要聽到我們的哭聲，準會知道我們的不幸的事的，她下樓來，走進房看見爸爸抽着遊遊的氣，她驚詫地說：『唷，只有一口遊遊的氣了，還不快點兒「逼帳」，天羅地網！快逼帳啊……』

我們和親戚們纔慌張地可是又不忍地把帳逼了。

媽媽注意着您的呼吸，呼吸是漸漸地短促了……媽媽不忍地哭着說：

『你們還不快地跪下！』

我們一齊跪在地下，在您的床面前，眼淚忍不住的像山洪爆發似地奪眶而出，哭聲是再也忍不住了，我們像瘋狂一般地哭喊着，可是您靜靜地睡着，睡覺了，是再也聽不見了……

一眨眼的工夫，到現在已經是三個多月過去了。媽媽爲您死去哭，哥哥爲了您死去哭，姐姐爲了您死去哭，……大家都爲了您死去哭。在成服的那一天，在開喪的那一天，在逢七的那些天，就連姑母表嫂表姐她們也爲了您死去哭，我自己爲了您的死也不止哭過一次的了，然而我總以爲您還沒死，還活在人間。有幾次，我從外邊回來，我習慣地幾乎在院子裏叫起您來了。在先棺材在家的時候，看見棺材，才曉得我的錯誤。等到出材以後，看見供在屋子裏的靈桌，方知我又錯了。在現在我還以爲您是健康地住在家裏，然而在寫家信的時候，不寫您的名字，而寫哥哥的

名字，才醒悟到又是我錯了。

無論人怎麼說：『有這個年紀啦，』『已是花甲的人啦，』『這個病是不容易醫治的啦』……我總以您的死的確確是個意外的意外，以您那樣強健的身體，會在短時間瘦弱下去，會在短時間病死，這怎會叫人相信？要是您會病死，那麼世界上該沒有一個活人了。和您一樣的人，比您還不如的人，爲什麼都還活着呢？

不過長時間的賦閒，生活的重擔子壓在您一人的身上，凡事都不能如您的期望，有了病沒錢不能早診治，到後來就是勉強地到一個熟大夫那兒去診治，也不過是配一點無關痛癢的丸藥。到病危的時候，家中去請大夫來看都感覺到十二萬分的爲難，雖然南京城裏有名的大夫那麼多，藥舖子是那麼多，然而您却在無錢早醫治調理之下而死了。媽媽有病，您能照應好；姐姐病得九死一生您能照應好；哥哥有病，病得誰都相信是沒有希望了，您能把他照應好了；就是我也病得那個樣子，自己不相信會能夠活到現在，但也給您照應好了。固然我們生病的時候，經濟也不寬裕，却都給您把我們從半死中救活過來，而活到現在。爲什麼您有了病我們不能照

應好了呢？

您雖然的確已經死了不少日子了，但我總不相信，自死後到現在，由現在到無窮的將來。

每天，每天我都覺得您不時在我的左右。在街上走着路的時候，像是和您一塊兒走；到朋友的家裏，或是有事深夜未歸，心裏都懸念着，以爲您還像生前在家中那麼地盼望着我，甚而至於我還聽到這樣的聲音：

『二到那兒去嘞？』

媽媽見您在問我，便連忙地回答：

『找朋友去哪。』

『哦，去多久嘞？還不回來？』

『他講一會兒就回來的。』

於是您和媽媽就在盼望着我回來。

在外邊想起來的時候，真的，慌忙作完了事，或者即刻辭別了朋友，一路急急

地奔回來，回到家裏來的時候，我明白了。

看書和寫點稿子的時候，更覺得您是在我的身旁，書看到出神的時候，或是寫稿子寫到緊張的地方，以爲您坐在我身旁的思想會忽然地爬上我的心坎，轉過頭來，甚而至於站起來望望那橫不過丈把縱不過八尺的小書房：三面是白牆，迎面是窗戶，牆上沒有什麼奇異的東西，除了我，除了一些書，再也看不見其他什麼東西，您當然也是看不見了。有幾次却似乎看見您。那是因爲我有了過度疲勞的工作以後，頭俯在書桌上，手不停地在寫，寫得有點酸了，需要休息一下，乘空兒掉過頭來吐口痰，看見您在我的身後，我嚇得忽然不敢望了，轉過臉來又寫。寫了一些時，再回頭一望，您仍舊是在我身後，膽子可大了一些，出神地再仔細地一望，那兒有人，只有一個黑影子。關於人死了會變鬼的傳說，而鬼總是一個影子的觀念便閃上我的腦筋，那黑影諒是您的化身了。然而再一望：却是燈光把我的影子印在牆上。

稿子寫好，我放在屜斗裏，還以爲您會來看，誰知您已長眠在南京出城十幾里

的一個荒郊裏呢？孤寂地一個人睡覺。寂寥像是一個大網子似的罩在那兒，陪着您的只是一陣陣的清風，一棵棵松樹。我在深夜寫東西不睡時再也聽不到您說：

『不早啦，二，您還不來睡！明天再寫吧。』

容我再問您一句：

爸爸：您真的死了嗎？

一九三五年，四月十一日上海。

父 親

提着一隻提箱，手裏擎着幾本破書，帶着一顆二十二歲流浪者底心，慢慢地走進北站，我又踏上了歸途了。

幾年來在外邊度着浮萍似的生活，連我自己也不曉得我的方向，一忽兒飄到東，一忽兒飄到西，隨着一陣陣沒有方向的風。有時給一陣令人不能有個預防的狂風，無情地把我沉到水的底裏，使我望不見天，望不見我的周邊。悶在水的底裏，窒息得不能呼吸。有時給一陣叫人寒心的暴風，把我吹到一個被人忘記了的地方，幾乎使我不能夠再看到難以忘懷的朋友；在我陷在絕望的深淵的時候，給我以安慰的是我那年老的父親。

每次我從外邊回來的時候，幾幾乎全都是在晚上，也許是因為我愛在黑暗裏過生活的原故吧？一個人孤獨地走進古老的城市，正如我一個人孤獨地離別這古老的

城市一樣。夜已深了，死寂鎖着這古老的城市，靜悄悄地，古老城市裏的人們全都睡覺啦。

踏着昔日的舊徑，一步給我一個新奇：古老的城市全都變了樣子呢。在深夜裏，我這熟稔而又陌生的客人歸來，連守夜的警察，都向我投出以驚詫的眼光，像是想在我身上尋找出一些什麼異樣來。我，還不是和以前的我一樣嗎？默默地我低頭向家裏的路上走去，輕輕地，邁着夜一樣靜的步子。

走着，走着。在淡黃色的路燈下面轉過來，拐進一條幽暗而靜穆的巷子，破舊的皮鞋在鋪着石板的路面上，加速地往前走着，愉快地望見立在右邊的青牆門。

那青灰色已塊塊脫落了的門牆，是我的家呵。

本想走上去就沒命地一個勁敲門，然而走到家門前的時候，可又楞住了。敲門的勇氣，不知怎麼的悄悄地溜走了。跳下台階，凝視着那條修長的，夜一樣深的巷子，在黑暗裏，洩下來一點的燈光下，我數着兒時的足跡，喚起一件件往事，在那青灰色的牆門裏，有着我更多的記憶，有着比蜜還甜的更多的記憶。

懸念着他們該早已睡覺了吧？我這一敲門，不是會把他們驚醒嗎？在黑夜裏他們睡得很熟，給我這夜遊者鬧醒了，有點不應該啊。但是因為我的歸來，不是也可以給他們以驚喜啊？莫明其妙地，我的手，在門上卜通卜通地敲了數下。

等了好一會，漸漸地我聽見彷彿有人在裏面開了。

『是那個？』

『我。』

『二弟，你回來了啊！』

我在門外邊用鼻子唔了一聲。在靜悄悄中，慢慢傳來匆忙的脚步聲，霍地把門開了，問我：

『怎麼這嚕才回來？』

點點頭，我逕向裏面去了。披着衣服，母親也從裏面迎了出來，聽見是我的脚步聲，高聲地問我：『是你啊，二！我說是你回來了，他們還不相信呢。』隨着母親的談話，三步當做二步地向裏走去。家裏人的睡覺，都為我所驚擾了。他們都起

來了，自不必說；即連早已上床睡覺了的父親，聽見我的聲音，曉得的確是我回來了，也在床上預備着起來，我連忙走到床面前，想請他老人家不要起來，起來是很費事的，別因此而招了涼，那可不是玩兒的。他却固執地要起來，於是我說：「爸爸，現在已經不早了，天一會就亮啦，明天再起來吧，有什麼話我坐在你床邊來談不好嗎？」帶着懇求的語調，我這麼說。

父親却不理會，冷不防把帳子掛了起來，笑嘻嘻地望着我飽受風雨的憔悴的臉，坐在被窩裏在穿襪子和衣服。我即刻坐過去，叫他不必起來，起來會招涼的。他不但仍舊固執着要起來，而且把衣服穿得特別快，一眨眼的工夫，很敏捷地就跳下床來，然後才回答我一句話：「沒事。」

走過去，我幫忙和他代扣着衣服的鈕扣，他的手按撫着我的頭，我低着的頭抬起來，他像欣賞一件藝術品似的望着我，驚異地問我：

「你瘦多了嗎？」

「啊，我看並不瘦嗎。」我騙他。

可是他不受我的騙，而解釋給我聽：『自然你自己不覺得哪，你自己每天看見不顯啊。』

我不再強辯，可是他也不再問下去了。轉換了話題，問我怎樣這時候才到家的，爲什麼不早來，剛才坐了什麼車子來的，在路上吃東西沒有，現在要餓了……一連串地問我，不讓別人有和我談話的機會。他們都圍着我們兩個人，一聲不響地，只是母親向我們兩個人拋過一兩句話來：『二，肚子要餓的吧？吃點什麼東西呢？家裏還有飯，還是拿兩個蛋炒飯吃吧？』

母親的話剛講完，父親突然氣了起來：『你們這半天幹什麼，飯還沒弄好來給他吃？肚子要給你們餓壞了啊。』他們聽見父親的聲斥，母親他們不捨地去弄飯來給我吃。我和父親兩個人坐在屋子裏，我巡視着屋子裏底所有：依舊是和昔日沒什麼兩樣，父親對於我回來的那種熱忱，是一種描繪不出來的親愛。每次回來，我都像他遺失了但復又獲得的至寶似的，總得叫我坐在他的面前好久好久，絮絮地同我細談着家常，描繪着我去後的一切家裏和親戚友人的情況，一件件地告訴我，毫不

厭煩地從頭到尾說給我聽，有時還加以一些評語。此外，便要我詳細細地說出我過去在外邊的生活，那些沒有收到家中的錢的日子怎樣打發過去的，——這些都要慢慢地講出來給他聽，好像說出來能給他以安慰似的，即連一點小到連我自己也早已忘記了的事，他也來問我。我底一切，如果說是有個把人記墨着的，那便是我的父親了。

當他們把飯弄好來給我吃的時候，他也是和我不斷地談着，話語似是一條流不完的河流，潺潺地流着；在他有了皺紋的臉上，更堆滿了笑容。等到他們催我們睡覺的時候，我們也不願就上床。後來我怕他招涼，有意裝出疲倦的樣子，他才叫我先睡，明天早上上茶館吃點心去。

今天，像往日一樣的，我又從外邊回來了，舊宅固然已經給別人住去了，而父親的遺像也已懸掛在屋子的中央了，昔日見我回來的歡容，而今到那裏去了呢？

爸爸，我的爸爸呵！

上墳

我家的老墳是在和平門外，——出了和平門，還得要走上十幾里路才得到。所以每次上墳，總是由我到龍飛車行裏去叫一部馬車，我們幾個人和父親一塊兒去。隔房的二哥，遠在長江那邊，到上坟的時候，常常因為事情不能和我們一陣去。隔房的三哥，在外邊做事，能去的時候也不多；隔房的大哥，在城裏做事，他是常常和我們一道去的，幾乎可以說是每次上墳有他。

一到上墳這幾天，家裏便忙起來，早幾天便是忙折銀錠。折銀錠是最麻煩不過的事，除了母親和姐姐以外，是沒有第三個人肯幹這樣的事體的；偶然有親戚們來幫忙，那是例外。有時爲了好奇，我也參加這種工作，把一張長方形的錫箔，折起來，折成一個元寶的樣子便算成功了。爲了我的好奇，他們便固執其辭地要我折下去——幫她們的忙，其理由便是男人折的，要比女人折的値錢，然而我不理會這

些，一聽見她們說這樣的話，我便一溜烟地跑去了。

不過把折好了的銀錠，裝到紙口袋裏，這一項工作，似乎成了我的專長，每次總是我做的。其實我裝口袋是頂外行不過的，把一個個銀錠用手放進去，那還容易；放滿了以後，要把它捻起就不容易；捻得好，像我隔房大哥那樣，用兩個手指一捻，就永也不會再裂開，自然就更容易了。起初，裝口袋的工作，是分成兩部份的；我担任把銀錠一個個裝進去，然後讓大哥來捻；後來慢慢我也可以像大哥那麼一捻，就成了。

父親在上墳頭一天的晚上，便來檢查我們的工作，瞧明天要上墳的東西，都預備好了沒有。第一就問我：

『口袋可裝好了沒有？』

『裝好了。』

『銀錠夠不夠？』

『夠夠，還多這些哩！』我便把盆裏多下來的銀錠指給他看。

他點點頭：『多一點正好，燒一點給孤魂野鬼。——哦，尙仁興公的口袋有了嗎？』

『有了。』我連忙答應。

『這以後不要忘記掉，死鬼尙仁興，可憐他是一個好人，一個陰陽先生，從前常常到我們家裏來，那時候你爺爺還活着，我們都叫他尙伯伯尙伯伯。他會看墳，你爺爺的墳地，就是他看的，可是不久便死了，身後一個人也沒有。「燒包」的時候，我總叫您們丟一個包給他，以後可別忘記啦。』

『唔，唔。』

問過了以後，他想到母親那兒去，但忽然他又記起了一件事，掉過頭來問我：

『挑錢，山神土地紙，你大哥都帶來了嗎？』

『帶來了。』

『香燭可買好了沒有？』

『還沒哩。趕明天買也不遲。』我這一句話，幾乎引動了他的氣，他楞我一

眼：

『今天買來不舒服些？要明天慌裏慌張的買，少年人做事，總不牢靠，總是臨時抱佛脚。趕快今天同我去買來！』

『那麼現在去買，好嗎？』

『當然現在去買，你曉得買幾對香燭？』

父親時常要考我們的記性的，可是我的記性最好，從不曾因為記性不好而被父親罵過。這次又在考我的記性了，我不慌不忙地伸出四個手指來：

『四份香燭對不對？』我盯着他的臉問，含着一點驕傲的神氣。他的臉上便浮出一點笑意：

『快去買來！』

然後便檢查母親她們去了。

首先自然和她們談到明天弄幾樣什麼菜。這，姐姐肚裏早就安排好了，現在正如做好了答案，在等問題似的。菜，老規矩是三樣，一葷兩素，名目總是不多，變

更的地方很少很少。那三樣菜，只要父親一問，姐姐就會連忙搶上來說，似乎怕給別人佔先搶去講似的：

『一樣扎拌芹菜，一樣藕圓兒，一樣菠菜白拌肉，正好兩素一葷，又輕巧，又好。爹爹你說對不對？好嗎？』

『好是好的，不過我怕你們擦藕圓兒來不及；明天早上至遲九點鐘就要動身哩！遲了路上不好走，我看還是改一樣吧！』父親在想：改一樣什麼好呢？

『不要緊，爹，我保險，保你在九點鐘以前弄得好好的，一點也不會遲。九點鐘才動身，無論如何總來得及，今天晚上告訴小胖，叫他明天一大早把藕送來，我就擦，一點鐘以內保弄好，恐怕我弄好了，您們還沒弄好呢。』姐姐就有這一股勁兒，凡是人家說做不來的事，她偏愛做，結果往往竟做得很好，這，我們都曉得她的脾氣的。

母親於是接過來說：

『你由她做去好了，她一定做得好的。』

『當然做得好的。』她固執地說。

父親笑了笑：『看你明天弄好給我看，這事可不是玩兒的，祭祖宗，大事！』

『你明天看就是了。』姐姐很有把握似的說。

『那麼筷子酒杯酒壺都拿出來了嗎？』父親又問，望着姐姐。

『不要你煩心。』

『菜屨呢？』

『這更不要你煩心，你明天看就是了，什麼都弄得好好的，一樣不少。』

『我怕你臨時抱佛腳啊。』

『不會的。』

第二天起來最早的，除了姐姐不算，要算父親第一了。本來，父親平時起來便很早，今天要上墳，起來越發比平時早了。起來以後，就叫我和哥哥起來，當我們都起來的時候，姐姐已在廚房裏擦藕圓兒了，埋着頭，一聲不響地一個人在擦。

吃了早點，我被父親命令整理東西，拿出兩個包袱來，預備包香燭口袋，山神

土地紙，挑錢、洋火、草紙、草紙是恐怕在路上要大便，以防萬一。菜屨、筷子、酒杯、酒壺——這是她們的事，我照例不問的。

衣服大家都穿得比較少一點，曉得在路上會熱起來的。我和哥哥兩個人，總是穿那件月白色的自由布大褂，裏面穿一身白小褂褲便行了。鞋子是特別換了一雙壞的，一方面好爬山路，一方面還可以免得浪費好的鞋子。換的壞鞋子，都是平時已經不大穿的那雙黑嗶嘰的。穿着這雙鞋子，走起路來很便當，很舒適。父親却沒有我們這麼考究，他穿衣服總是馬馬虎虎的，在家裏穿什麼衣服，出去還是穿什麼衣服。所以他上墳的時候，依然穿着他平常穿的那件咖啡色的綢長衫，腿上穿着一條淡青紮腿的綢褲子，腳上穿着圓口的黑直貢呢鞋子，安詳地在房裏坐着。

我每遇到上墳的時候，心就不定，心裏特別喜歡，爲的老是悶在城裏，到城外去換一換空氣，是特別適合我的胃口的，何況在鄉下還可以看到在城裏所不能看到的東西呢？哥哥的心情，大概和我也沒有什麼分別，只是父親和隔房的大哥，他們倒是的確爲上墳而上墳去的。

八點鐘剛打過，父親就忙起來，坐在房裏問姐姐的菜可弄好了沒有，姐姐不慌不忙地在廚房裏答道：

『馬上就成功。』

於是又轉過來問我，馬車可來了沒有？當我告訴他八點半剛到的時候，接過來便說是：『那麼也應該到了啊。』因為馬車講好八點半來的。我說道：

『也許就來了。』

『快去打電話催一催！怎麼老大還沒來？這孩子真糊裏糊塗。』

講着，講着，大哥來了。馬車伙也在大哥沒到沒多久就進來叫了：

『先生，車子到了，現在走嗎？』

我們什麼都預備好了，只等大哥和馬車，現在大哥既來了，而馬車又到了，於是馬上起身。父親指揮我們一件一件地搬到馬車上，把應該帶去的東西，送上車子以後，問母親她們可曾有什麼東西沒帶上。母親說沒有什麼東西了，我們便由家裏出來。父親叫我們弟兄幾個先上車，然後他一個人才慢慢地跨進車子坐下來。母親

和姐姐，站在門口送我們，見我們都上了車子，說：

『早點兒回來啊！』

馬車的門一關，要開始走了，却又給父親叫住了。坐在車廂裏再和我們點點應該帶的東西，怕忘記帶什麼。他肚裏默訴着：口袋、挑錢、山神土地紙、香燭、菜屨、飯、酒……一件不少了，才叫馬車走了。

我和哥哥總是坐倒車，大哥和父親坐在我們兩人的對面，所以當馬車走動的時候，我和哥哥還可以看見母親和姐姐站在門口望我們：她們笑着望我招手。出了巷子，這才看不見她們。

穿過城裏的一條條街，馬車便在鄉村的泥土路上的的嗒嗒響着了。我這時便愛扶在車廂的窗子上，劉覽着鄉村的野景，有時在報告窗外的一草一木，或者是報告到了什麼地方。

到了那墳地，找墳親家住的地方，也是很麻煩的。父親總愛一人走在後面，叫我們來找。我曉得這又是在測驗我們的記性了。這些地方我總不失敗，我像是一個

老嚮導似的，在前頭引路；到了墳親家住的地方以後，照理墳上墳親家是會領我們去的，然而我總喜歡賣弄聰明，在前面領路。

祭奠以後，回到馬車停的地方，父親總是這麼說：

『祖宗的墳不能不曉得，我叫你們找，不過是叫你們記得，不要到後來連祖宗的墳都找不到，摸不清墳野堆亂叩頭，那才是笑話呢。給人家講起來，要子孫做什麼用。您爺爺從前帶我和您伯伯來上墳，只要一次，我們就記得清清楚楚了。』望着我，他又繼續地說：『你雖然大致還記得不錯，可是有些小地方，還得留神一點。』我點點頭。

——這已是幾年前的事了。近年來常常在外面流浪，上墳的回數也少了，總是他們去的。我是好久不曾上墳了。這次回家上墳，還是預備着同樣的東西，還是走着同樣的路，可是同上墳去的已少了父親了，而且是去上父親的新墳了。在路上憶起兒時的情景，記起父親囑咐的話語，望着躺在地上的父親的新墳，眼淚不自作主地流下來了。

顧厚輝先生

雖然現在仍然每天可以拿點自己愛讀的書看，有時也拿起筆來寫一點文章，而不會到父親所希望的鐵路上郵政局裏去做事，這使我不得不懷念那死了快三個年頭的顧厚輝先生。

到了十六歲那年，我除了受了一點私塾式的教育以外，所謂洋學堂的門檻我是一步也沒跨過。老實說，學堂在那時對我簡直是一個神祕的所在，除掉盲目地『神往』以外，裏面的情形我是一點不知道。不過我知道進學校讀書是很需要的一回事。父親則以經濟的理由阻止我，說是像我們那樣連生活都幾幾乎不能夠維持的家庭，是無力供給兩個人同時在學校讀書的，所以我只得等我哥哥在中學裏畢了業再讀。

—— 99 ——

這個希望便在我心上閃着。我十六歲那年，正是我哥哥要在中學畢業的一年，

這一年我是非常高興的，一方面，是私喜哥哥畢了業，可以減輕壓在父親肩上的生活的担子；另一方面，則是我自私的心，因為我就此也可以像別人一樣的進學校讀書了。

然而錢——學費——依然是很成問題的。既然決定讓我讀書，法子當然要想的，這可是不照從前哥哥『請會』讀書的辦法，而是找顧厚輝先生担保。

顧厚輝先生是青年會中學的首席國文教員，原先他的弟弟同我父親在蘇州同事，我父親認識他是由他弟弟介紹的。我哥哥就要在那中學裏畢業。從前一般人很注重所謂洋文，要讀洋文就得到教會學校裏去，青年會中學便是在我們家鄉一個很好的教會學校。當然，父親叫我們到青年會中學去讀書，還有經濟的原因在。

由顧厚輝先生担了保，我便是一個青年會初中一年級的學生了。那時候資格的限制還沒有現在這麼厲害，沒有小學畢業文憑，只要成績好是可以進中學的。

最初我進中學的時候和顧先生很少接觸，不過在教室的走廊上碰到時點點頭而已。第一二學期是父親同他說好了，我拿着保單到註冊處註冊，後來就漸漸地由我

親自去找，事先父親當然是說過了的，多數是先請他吃一次『茶』，然後等到開始註冊時，我到學校或是他家去找他。他的担保，我曉得往往是自己先拿出錢來同我交了的；有時候則是學校裏扣了他的薪水的，到現在恐怕我所欠學校的錢就是他的也未可知。可是他從不同我們提到這回事，就是因為扣薪而使他少錢用，他也是笑嘻嘻地鼓勵我。暑假開始時，有些同學便由我介紹到他家去補習。他雖然是一個舉人，可是數學也很好的，未到青年會中學來教書以前，曾任過東南師範學校的數學主任。暑假到他那兒補習的，多數是國文，代數的也有，不過少一點罷了。同學們送他幾塊錢一個月，而我則是揩油的。每天早上去，我們就在等他。等他慢慢出來把書講了以後，我們才不捨地散去。

這樣便過了兩三個暑假。

顧先生不但對國學有很深的研究，數學也很好，並且還是一個醫生。雖然他並不掛牌，但到了熱天，他的親戚和朋友是常常請他去看病的。他幾乎是成了我家裏的常年醫生，媽有什麼病都是請他來看。我向來是不大生什麼病的，有一年夏天，

我却病了，病得凶，可真所謂『九死一生』；不但我自己以為不會好了，就是在我周圍服侍我的人也很同我擔憂。以那時候的情形看來，我懷疑我還能活到現在。

差不多顧先生天天到我家去，我們能夠招待他的只是三泉樓的兩塊酥燒餅和他來去的車錢，燒餅他是很喜歡吃的，車錢有時也不肯叫我們出。天雨的時候，甚而至於他自己帶把雨傘走的來，他已是六十多歲的人，看他那一嘴的白鬚，初望上去真不相信他還能那樣的健康。經他跑了一個月多一點的樣子，我的病漸漸地好了起來。後來我好了，會見他的時候，他都同我担心，據說能夠把我醫好了是一件出乎意外的事。這點，我自己是明白的。

他年紀雖然有了六十多歲，可是從沒病過。我們知道他是有鴉片烟的嗜好的，可是他決不像一般的吃烟的人，早上八點鐘的課他能準時來上，他的健康我常常私自佩服。

在中學裏讀到高二的時候，我有了一個機會能夠投考一個大學。雖然在年級上還差一年，可是那次竟然給我考取了。臨行的前幾天我到他那兒去辭行，他鼓勵

我，叫我在文學方面努力，將來是有點希望的。此後，我便像是無方向的一陣風似的，一忽吹到東，一忽吹到西。自然在那個大學讀了不到一學期，我便給發覺而開除了。這使得我到離家鄉一千多里以外的城市裏去補讀中學，然後又考上了大學。這其間的寒暑假，有時也回去一二趟，但去找他的時候，也許不湊巧，都沒有碰到。

有一年爲了一個可笑的意外，我在監獄裏去住了幾個月。外邊的情形當然隔膜，可是家裏的信是常來的，而我每一個月可以寫兩封信出去。家裏的信一個月可以接到三四封不等。有一次那位有一顆金牙的小隊長把家信遞給我時，開頭便告訴我一個驚人的消息：顧先生死了！顧先生那一副溫和的面孔便浮到我的腦海，像他那樣健康的人怎麼會死去了呢？是生什麼病？死了後家中怎樣？（我知道他家的經濟也不十分好。）這些問題的答案都在鐵門以外。隔着鐵門生活的我，是無從知道的，可是我一夜都在思索着。深夜不寐，便寫了一首詩，雖然舊詩我是不大會寫的。記得那首詩大概是這樣的：

「家書傳噩耗：忽報哲人萎！仰視莫雲徂，入夜猶不寐。低頭一徘徊，悽惻撫前事：三載相追隨，白門常問字。每承手提攜，私心并悚媿。人生復幾何，忽已駕征騎。徘徊痛欲絕，祭奠無由遂；清夜發悲歌，詩成何處寄？」

這首詩是很平庸的，然而頗能說出我那時心中所要說出的話。

等我出來的時候，他的墳頭已生了很長的青草了。不料那一次辭行的晤面，竟然是最後的一次。

然而我永遠忘記不了顧厚輝先生。

一九三六，十一月二十五日。上海。

懷 × ×

數年前當我到光華大學來讀書的時候，我幾乎很少同朋友來往的。因為那時我是從失望的山巔上跌下來的人，頗愛親近孤寂，連同朋友談談話也似乎認為不必需，老實說，我還有點煩厭。

每天只是像一架機器似的聽着鐘聲走進教室，走出教室。大一班上雖然有時是超過百人以上的，在我，却似乎只有一個先生和我，此外還有，便只是躺在桌上的一本書。我之不接近同學並不是由於憎恨朋友，而是因為自己受了巨大的創傷在需要一個短時間的修養和沉默。對於朋友，我是極其希望接近的。

大一英文班上有八九十個人，那位信仰基督的先生底嗓子並不高，我們坐在後面的人往往很不容易聽到他底話，有時我便不聽講，掉過頭來一看：坐在我旁邊的一個小矮子也和我一樣地不聽講，不過他是在聚精會神地看一本洋裝書。

每次上班差不多都是拿着一本中文洋裝書在看，看得那麼入神。

我於是開始注意他起來了。

他每天帶上班的書都是不同，然而都是關於社會科學的居多，這些書是被一些人當做洪水猛獸那麼看待的；有時也看文藝書。他看的書和他底年齡是極不相稱的。從那些書上來估計讀者的年紀大概超過二十快到三十的人了，而他實在也不滿二十歲，就他的外表看上去不過十六七歲的樣子，身裁很矮小，而且很瘦，配上那張桃子型倒過來的小臉，簡直是一個未成年的孩子。眼睛異外地有力，眉毛很濃，嘴很小，碰到人不大講話，可是一講起來就沒有休止，常常使你沒有講話的機會，可是在他的講話中常向你徵求意見。

上班時，他老是穿着一件深藍色的絨線衫，底下穿着一件黑呢西裝褲子。脇下老是挾着兩三本書。看他在班上能夠看艱深的社會科學和文藝理論的書，我只有私自欽佩。因為我在有很多人的地方是看不下這類書的。

也許是因為我們底興趣相近吧，也許因為我們底坐位太相近，漸漸地我們認識

了。

他底名字便叫××。

起初我們也不過碰到時點點頭，上課時相互望望笑笑。有一次他請我到他房間去談談，去的時候他不在，等了好一會才來。他雖然是住在××號，可是他常常睡到別的幾個愛好文藝朋友的房間去。房裏的書倒相當多，有幾本是不輕易看到的。這一次沒談了多少，也就分別了。

此後，從飯館吃過晚飯回來時，常常在路上碰到，於是便在一塊兒散散步，談話的機會便多了起來，而且很接近。原來他早就要同我談談了，不過我那時認識幾個和他距離很遠的朋友，連帶我也認爲與他距離也相當遠的人了。其實我同那些朋友的距離的遠近，是和他和他們差不多的。後來大家談到這些事，都不禁笑了。

然而從這些地方可以看出他底精細處來。

既同他認識了以後，他便拿我當個親兄弟那麼似的看待，當然他在我們朋友之間是一個小弟弟。不過這個小弟弟有些時候是叫我們做哥哥的汗顏。比方說同世界

語學會辦事，名譽上也許是我們三四個人，事實上他一個做事做的頂多，但是不說一句話，事情辦好了以後，他笑嘻嘻地對我們說：『好了』。

人雖小，寫起文章來却像是一個成年人寫的。國文在班上數一數二，（我記得那位教我們國文的老先生發到他的卷子時，總是張開嘴笑）。他翻開本子一看：不是九十八分便是一百分；白話文也同樣是他底特長，他底散文拿到一些所謂大雜誌上去發表，和那些大作家的大作比一比似乎也沒有什麼愧色。在文藝方面，他嘗試了很多門部，散文固是他的擅長，小說詩歌也寫，戲劇也寫。

有一次一個學校要上演話劇，時間很匆促，似乎第二天便要公演了，但頭一天劇本可還沒有找到呢，那時候的話劇貧乏得很可憐，這怎麼辦呢？只有自己寫了。有人便請他寫。他拿了幾張複寫紙，坐在旁邊就信筆寫起來了，隔了三四個鐘頭居然一個獨幕劇寫好了。用複寫紙寫出來的，便分發給演員。那次上演我沒去看，聽說成績是超乎意想之外的成功。

後來我們幾個寫作朋友，差不多天天在一塊兒。有位遠地的朋友，如果要是今

天寫封信到他家裏要錢，最快也得在兩個月以後才可以收到。因為去一封信要一個月，接到信就覆也得要一個月。他錢來的時候，常拿給這位朋友用，這完全出於他的私自的誠心，而從不曾等那位朋友開口的。雖然家裏寄錢來也不多，可是他却不在此乎此。

爲了一些不相干的事，我們一同在一個地方住了相當長久的時候，除了看一點範圍之內的古書和洋書之外，沒事時便寫點舊詩。對於舊詩我可以說完全是個門外漢，不過在那個時候是頗適宜寫點舊詩之類的。他底產量最豐，我一共也不過寫了八九首。有一次他底詩給一位先生看到了，極其驚異他的詩才，很引起一些人的注意。

我離開那兒的時候，身上窮得可以，連旅費都幾乎不夠。那時正有些朋友送了他一點錢，他便自動地拿了幾塊錢給我，我預備回到家裏再寄來給他，他那時也很需要錢用的啊。

回到家以後，竟因爲老父的重病，連請大夫的錢都幾乎沒有，預備寄還他的錢

更不消說得了。

待我稍爲有點辦法時，他已回到上海來了。這時候我們曾通過兩三封信，最後說他父親要他回去一趟，他無法來回絕老人的希望，因爲如果他不回去，父親便要親自來接他了。

他家與上海相隔是要三四天的水程的。自從他回到家以後，起初是沒有信來，後來寄來一封怪信，從那封信上我們幾個朋友是可以想像出他在家鄉生活的困苦的。又隔一些時候從朋友口中知道他已擔任一個中學的教員了。可是他很希望能夠到上海來。近一年來轉到民衆教育館去做事，聽說很苦，依然想出來，希望朋友們在上海同他找點事，這可困難了。而他父親也不讓他出來，雖然我們朋友是很盼望他能出來的。誠如他最近來信所說一樣：『讓小鳥出籠來飛飛吧！』老實說他底家鄉是不宜於這小鳥生活的，再待下去一點朝氣怕都要消沉了。

『小鳥出籠來飛飛吧！』——狹的籠，我們底生活！

搬 家

不到十個月我接連搬了兩次家，雖然搬家在我幾乎成了『家常便飯』，而且搬來搬去也不過是一件行李兩個小皮箱和幾本書，但一提到搬家我頭便不由地痛了起來。

可是事實上我又不得不搬家了。二房東的三個不滿十五歲的小孩子整天圍在我那間屋子吵來吵去，每天簡直可以說一點清閒的時刻也沒有；我實實在在住不下去了。

在找房子以前曾經這樣堅決地發誓：無論如何也不租房東有小孩的人家了。果然如我所希望的找到了一家：孩子雖然仍舊有一個，可是還睡在搖籃裏，料

想是不礙事的，而且，房東的人口也很簡單；一個五十多歲的寡婦帶着兒媳兩個住；兒子是一個中學畢業的，從前在一個小學裏當老師，現在雖然沒有事，但白天一大早便到外邊去遊蕩，晚上才回來。這在我挺合適不過了。

我住的屋子是進門頭一進左邊那一間，後頭牆上有一個三尺長二尺左右闊的玻璃窗，我底書桌就放玻璃窗下面。平常坐在那兒的時候，可以望見後面，後面隔着一個小天井便是一個一明兩暗的三開間，寡婦婆婆住在我窗戶正對面的那一間，那二十幾歲的矮個子媳婦住在右邊，同她婆婆房門對房門。因為媳婦房裏的傢具比較新一點，捨不得用，——媳婦就常常在婆婆房裏『打窩』。

後進除了我來看房子時去了一趟外，很少去過。堂房裏掛着一張半身男子底大相片，大概就是死去還不滿三年的男人。

我雖然不常到後頭去，她們倒時常走我底房門過。有時那個胖胖的，圓圓的臉的寡婦婆婆抱着她底不滿兩歲的小孫女；小腳篤篤地走過時，總是笑嘻嘻地叫那孫女叫我『伯伯』，那個孫女却老是叫不過來，只是咿咿呀呀地：

『布布。』

接着她便翻譯給我聽：

『叫你伯伯哩。』

『唔，冬子能幹。』我於是這麼答道。

沒住上一個禮拜，經驗告訴我這次又是失敗了。人口雖然說是簡單，吵起來却是夠厲害的。後來幾乎每天都要聽到他們吵一兩陣，小聲的齟齬則是天天應有的節目了。

有天她的兒子從外邊回來沒多久，意外地後面又吵起來了——平常有兒子在家裏比較安靜一點的。只要有一點點小聲我是無論如何也寫不下東西來的，於是氣忿忿地放下筆，乾脆凝神地諦聽。

別人聲音都很輕微，有時一不留神就聽不出來是在講什麼東西，相反地那個寡婦婆婆底嗓子既嘶啞而又高亢：

『……現在多啫哪？就是吃過了飯，現在也要餓了呢。你是死人頭，告訴你吃

過你就不弄飯給他哪；——哼，現在還有我這個老鬼活着呢，都這樣了，趕明兒我死了，還不曉得你怎樣待他呢，——恐怕連問都不問男人一聲了。夫妻家怎麼這樣寡情的，我沒聽見過。」

接着是兒子委婉地解和的調語：

『我真的不餓，——不要弄飯，弄來也吃不下去。』

『哪不行，——弄去。』這是嘶啞的聲音。

沉靜了一會，大概是媳婦出去弄飯去了。嘶啞的音調又嘮嘮叨叨地咕嚕道：

『你不曉得這個屎潑咧，這是在家看見的，我不嚼一句蛆，你不在家啊，她才欺我呢。目下越過越歹了，就是這樣一嘴頂一嘴，回嘴回舌的，一句不讓當，——簡直是沒上沒下的，那時候你爹活着，他還不敢同我這樣回嘴回舌的咧。如今越過越離行了，簡且同你對來了，你再不管管她，將來還爬到我們底頭上來癩屎哩！』

兒子的回答聲音很低，我站到靠近玻璃那兒才勉強強地可以聽到斷斷續續的

語句：

『……現在……年青人都是……牛脾氣……講回來一句話，她不做聲不做氣……都算好的啦……要是新派人家的……那……那才糟呢……』

一會聲音忽然高了起來，一聽那吵喉嚨就知道是她。顯然是不滿意於兒子這一番的安撫的話，她底言語之間氣憤兒子的不孝了：

『好，你維護奶奶（妻子），現在連媽的死活也不問了，看看你媽給人欺侮就是了。唔……我巴兒子巴大的好，維護奶奶總怪慫死鬼老子丟下我，來害你們……』。

這嘶啞的聲音一直等到房裏有了一篤一篤的脚步聲才算慢慢低下去。那氣咕嘮叨的脚步聲是媳婦把炒好的飯送進去了。

自從這次以後，差不多白天裏我總是儘可能的逗留在外邊，除非萬不得已的時候，我很少回我那個終日不寧靜的家的。大部份的事情我總是移到晚上去做，早上的時候則讓睡眠佔去，整個的下午便化在外面。

這一來工作的時候的確安靜多了，兩個多禮拜來在工作時間很少很少被打擾過。然而過了三天又出了岔子。

那是我晚上八點多一點回來，在往常後進已是預備睡覺的時候了。他們沒睡，大概在等兒子的門，跨進門老遠就聽見後進哇哩哇啦地在大吵大鬧，聲音很嘈雜而聒耳。夾在嘈雜而聒耳的聲音裏還有一種鷄毛彈帶擊在桌子上的清脆的響聲。後進的響聲是一聲比一聲地高了起來。我不知後進房東又鬧什麼事了。

我急遽地可是輕輕地走向後進去。在堂屋裏看見屋子裏的那股緊張的空氣，我底脚下意識地停在房門口了。

寡婦婆婆手裏擎的那根鷄毛彈帶在兇勢勢地指着站她斜對面臨近下沿窗子的媳婦：媳婦的瓜子型的臉上却擺出滿不在乎而顯得受了什麼冤枉的神情，頭微微低着。屋子裏靜靜的……。

寡婦婆婆歪過頭來瞅見我，無言地站在門口，連忙氣呼呼地拔起小腳篤篤地走過來：

『王先生，我給你評評，吃過中飯，我叫她上街氣買塊肥皂來洗衣裳，她一氣氣個坑（去了很久的意思）。過了兩三個鐘頭才回家來，我問她你到那塊氣的，氣上這半天，幾十塊肥皂都要買來了，你猜她怎麼回我：「死氣的」這是媳婦回我的話，呃，天下還有這種媳婦——上街氣一趟總是氣上這半天，家裏還有像山的事情要做，難道不成脚下不能帶緊點兒嗎？乖乖，這一來說是我衝撞她了，你看吧，同一我一嘴頂一嘴……』

『我每次上街買東西，吾媽總是說我在外頭工夫大。今天也是的，我攏總就出去一刻功夫，回來就說我氣了幾個鐘頭……』媳婦沒等婆婆講完便攔腰插上來這麼說道。說到後來聲音便不禁有點嗚咽了。

『不是氣上幾個鐘頭嗎？吃過飯就出去，弄到四五點鐘才回來，哼，我冤枉你，人不曉得菩薩知道啊。我冤枉你？你罵我路倒在街上也是我冤枉你？好咯，我總是冤枉你，給你將來過好日子氣！』

『我什麼時候罵你路倒在街上的？是你罵我路倒在街上的，我是沒罵過你。』

『當着人面你不承認嗎？多刁！這好啊，你倒過來反手一把，倒裁起我的釘子來了。我是罵你的，看你怎樣呢？哦，我罵了你，你就該回嘴罵我了，媳婦居然罵起婆婆來了，從前你太婆講我們二句，可憐我們總是不做聲不做氣的。是也好，不是也好，總是由您太婆講氣，像你這樣回嘴回舌的簡直沒聽見過。你將來也要生兒子，也要有媳婦的，你像這樣待我——簷頭水點點如舊窩。』她氣咻咻地指着窗外的簷頭，『唔，我曉得囉，你眼哩還有婆婆——那一趟不是叫你上街氣咕嘮叨的。氣也不是白氣，總怪你自己的命不好，你沒到我家來，吾家不是用着二個人？總怪你福氣不好，進門不到二年，事情也丟了，人也給你翻死了……』

那個瓜子型臉上的一對濃眉低下的小眼睛忿忿地圓睜着：

『我翻死你家多少人？我的命不好。』

她輕蔑地回味着末了這一句話，那對圓睜着的小眼睛，射出心中不平的光耀耀的怒火。頭髮給夾着雨雪的勁風吹得飄呀飄的，原來她底頭髮就不整齊，這麼一來更是蓬鬆得如同亂草堆一般的了。人因之顯得更矮小了。她起初見我從外邊走進

去，還能忍耐地不說話，我以為讓她婆婆說二句便可以完事了，可是婆婆依然嘮嘮叨叨地說上一大堆，而她也就漸漸忍耐不住起來了。這一來做婆婆的更有了借口。『你看看瞧』，婆婆伸長頸子對我說：『當着外人的面，便同我回嘴回舌的，王先生，我不嚼一句蛆吧。』

『人家冤枉我，我總要說明白的，我底命怎麼這樣壞，翻死您家多少人？』

『翻死吾家多少人？哼，』她說着說着，猛地跑出去，指着掛在堂屋上的她底男人底遺像，扯高嗓子啞聲地說『你看看，公公不是讓你翻死的嗎？你，你還賴？呃，你這潑婦，吾家就讓你翻壞了，自從進吾家門起，頭一年男人的事丟了，第二年尅死公公——不然吾家怎過得這樣的呀，就是你的命，你的命不好！』

講到這兒，她可動了真氣，理智再也克制不住那奔放的情感，她用食指恨恨地指着矮小的媳婦，那一雙小腳篤篤地走過去了，兇勢勢要打她。媳婦小鷄見了老鷹似的，畏怯地連忙向後退縮。我恐怕真的要打下去，而她再回一下手，那結果是不堪設想的。於是我拔起腳來搶先走了一步，一隻手攔住她，掉頭過來一面對她底媳婦說：

『給婆婆說二句算哪，何必這樣你一句我一句的。退一萬步說，即使婆婆隨便說二句，委屈你一點，別人也曉得。這樣一天吵到晚，將來要吵出事情來的。』

她在旁邊冷笑了一陣，接着說道：

『不出事她心裏也不安唉，她要把吾家弄得家敗人亡，她才心甘呢？』

『要是能夠省一句呀，早就好了。』她見媳婦的嘴微微動了動，像要說的樣子，連忙又這樣補上一句。

『她冤枉人嗎。』聲音有點顫抖。

睡在對過房中間搖籃裏的冬子像是同媽媽抱不平似的，哇哩哇啦高聲地哭了起來。

外面的風刮得更大，雨雪已飛進堂屋裏面來了。臨天井的下半截堂屋，濕陰陰的。我雖然幸虧有上窗戶給擋着，沒給弄濕，然而經不住那一股一股的寒風，吹得我身上已有點兒哆嗦起來了。

可是婆婆底憤怒還沒有消。

『我冤枉你什麼東西？』

我見勢頭不好，旋即走過去安慰道：

『你老人家也息息氣吧！她娃娃家曉得什麼東西，長輩還不能包含她一點嗎？真是，你老人家走的橋比她走的路還要多。』然而我掉頭過來向她的媳婦眈眈眼睛，說，『以後也不作興這樣子的呀，做媳婦的總要有個長幼尊卑。』

隨着她底哭泣，睡在搖籃裏的冬子底哭聲也高了起來。

我見她沒有移動，而且哭得很傷心，於是又補了二句：

『娃娃醒咯，快去看看，你也不必哭啦。』

她一把眼淚一把鼻涕走了出去。

這麼一來，連我晚上僅有的很短促的時間，也讓她們兩個打擾得乾淨了。回到自己的屋子的時候我又痛苦地下了決心：

『明天搬家。這樣的地方，我住不下去。』

一九三七、二月廿四日，上海。

難友

沒到三天，每個號子裏的人，都曉得那個新來的難友，外號叫做王先生。王先生其實並不姓王，是別人替他改姓的，他本來姓徐，這是他第一天對同號子的人講的，後來又說不姓徐，人家問他尊姓，他笑着說：「連我自己也忘記了。」

所以王先生究竟姓什麼，是沒有一個人曉得的，除非他自己，然而他自己說也忘記了，可以說世界上沒有一個人曉得他姓什麼；名字更不消說得，自然也不知道了。

只要看見過王先生一面，你就永遠也不會忘記王先生的。王先生那幅尊容，和現在一位漫畫家所畫的那位王先生一模一樣，像是從一個模子裏倒出來一樣；王先生的名也因此而得。

王先生由縣裏第一天解到這兒，是住在十三號，和號子裏的人，混得廝熟，像

是交了十年以上的老朋友。王先生同任何人一見面，三兩句話以後，便都變成了老朋友。可是做了朋友以後，你得稱呼他一聲老大哥，你不叫他老大哥，他可不喜歡。據他說他向來總是老大哥，不管在什麼地方他是一切人的大哥，他稱呼別人却是小弟弟長，小弟弟短，這還是愛你，有些他看不起的人，他還不稱呼他小弟弟呢。所以他叫你小弟弟的時候，你要表示認爲無上的榮耀。

就是你打他一記，痛得叫親娘也不要緊，你走過去，撫摩撫摩他的傷痕，拍拍他的肩膀說：

『老大哥，包含小弟弟一次，老大哥這樣壯健的身體，就是給小弟弟打十記也不算一回事，可是如果老大哥打小弟弟一記，那誰也吃不消，你說是不是？』

聽了你講的話，他準會毫不乎地說：

『就是二十記也不要緊啊，』他連傷痕看也不看，告訴你真的不在乎。

『對啦，老大哥究竟是老大哥。』

如果你肯犧牲一點，伸出你的大姆指，在他的面前閃一閃，他的嘴就會笑不攏

來。

其實王先生的腿，就像兩根蘆柴，混身就是幾根骨頭架子，不講使勁地送他一拳或是一脚，他可以一命嗚呼，就連給風一吹，看那個樣子似乎準會給吹倒在地上的。然而王先生有他的忍耐勁，你打得他睡在潮溼的鋪上，不能走動，他還說：

『沒事兒，沒事兒，昨天夜事給臭虫咬的睡不着，現在我疲倦啦，休息一會兒。』

除了應該稱呼他老大哥以外，逢事讓王先生做，也是王先生所喜歡的，縱或他謙虛地不做，你要再三請他：

『這個事非王先生去做不行，別人無論如何也做不來，這得請王先生幫個忙，給個面子。』

倘若王先生聽了這個話還不去做，那麼這一件事定是王先生不高興做，無價值；這兒所謂無價值，便是王先生認爲做了以後，於自己無多大益處，——像這樣情形的時候可不多，簡直沒有過。比如在號子裏抽烟的時候，請王先生站在門口

「巡風」，起初王先生當然是不肯，因為王先生也是吸煙的同志之一，經大家的「勸駕」以後，他會自動地踱到門口去，眼睛斜視着弄堂口。這個功勞，要歸花和尚。花和尚是最懂得王先生脾氣的一人。王先生聽了花和尚的話：

「你們抽好了，王先生是我們一切人的大哥，難道還叫我們這些小弟弟給班長拖去吃板子。何況「巡風」這個事太重要，號子裏二十多個人，沒有一個人能夠去做的，除非王先生。我倒想做，可是沒這個本事，你們別煩心，抽好了，王先生馬上就去了，你們不信請看！」

果然王先生笑嘻嘻地走去，嘴裏還喃喃地！

「老大哥總歸是吃虧。」

號子裏一陣子笑。

「何如？」花和尚掉過頭來問。

老丁學着上海話：「交關邪氣嚙啥！」

拍拍花和尚的頭。

大家於是又笑了起來。

有了王先生「巡風」，抽烟的人誰都安心。號子裏寂靜得彷彿號子裏沒住一個人，二十多個人全都擠在一個角落裏，一根大連珠，大家搶着吸，一個吸一口都不到，烟往上冒，連忙用手打散掉，怕給透出去，那可不是玩的。

猛可地，王先生在門口那兒咳了一聲，大家慌慌張張地可又不敢有一些兒聲息，慢慢地散開來，烟灰向馬桶裏吹，老丁手裏臍下的半截烟頭，不知道往什麼地方放好，預備扔在被褥底下，可又怕燒起來，正在兩難的當兒，王先生却不慌不忙地走過來，像班長似的，在老丁的手裏把烟頭拿過來，用一張小紙捲成一個烟嘴，燃着了火，一個人蹲在角落裏抽。

大家這才喚過一口氣來，原來剛才他咳的一聲，不是班長來，却是他想吃烟罷了。

大家想想好氣又好笑，讓他捉弄得有點沒法可想。

「你幹什麼嚇咱們一跳？」老丁大興問罪之師，其餘的人隨着老丁一齊走過

來，看那個樣子想打他一頓。

『別忙，別忙！』

王先生站起來，沒命地吸了一口烟。左手到嘴上拔下不到三分長的烟頭，右手向走近他面前的人揮了一揮：

『且聽我道來！』

又吸了一口，幾乎要燒到手指了，還不肯放下。

『別忙，別忙，看你抽完了烟，咱們是傻子？』

這句話提醒了大家。

『不錯，烟放下來，再談話。』

『放下就放下。』又放在嘴上吸了一口，放下來可沒哪。

『烟讓你抽完啦，要問你幹什麼要嚇咱們？』

『大驚小怪，和你們小弟弟鬧着玩兒的，幹什麼要嚇你們，你們自己嚇自己罷了。』

『那不行，要罰你。』

『對，要罰他。』

『罰什麼呢？大家商量。』

『罰他明兒個買一盒大聯珠請客。』

『對！』

『我可沒錢，誰要罰我，誰借錢給我。』

『那不行，王先生有錢，王先生沒錢，那個有錢？』

王先生什麼都不怕，就怕一個「高帽子」，把高帽子戴在王先生的頭上，叫他做什麼事，不怕他不做，就是你今天值日，起來晚啦，請王先生替你代倒馬桶，王先生都可以的。

『可以是可以，不過有個條件。』

『什麼條件呢？』大家笑着問。

『倘提出合法條件，無有不予以商量的餘地。』老丁學着外交家的口吻，這樣

地補上兩句。

『條件極簡當而合法，就是一包大聯珠我可以買，不過名譽上我絕對不承認是罰的，而且你們也不可以說是罰的，這一包香烟算是我請客，買給小弟弟們抽的。』話講完以後，又向老丁添上一句：

『條件合法不？』

『本人代表全號接受協議。』

王先生的精神勝利，總沒失敗過，這一次當然也是王先生勝利了。

從此王先生在號子裏是最紅的人物，同時也是最倒楣的人物。不管什麼事，差不離很難少掉他的，有時雖不是他領頭，可總有他。選「號花」固然少不了他，唱起歌來他也是大將之一。有一次別人見班長來，大家都把嘴巴子閉起來，他還是不知破壞了監獄裏的秩序，若無其事地在高聲地唱：當天看守要提他出去，他莫明其妙地倔強地問：

『提我幹什麼？』

『你別管』。

『現在也不是上工的時候？』

『教你走就得走，嚙嚙什麼！快！』

『走就走，老子倒不在乎。』加上一付鏢，嘩噏嘩噏地給提了去。

提去了以後，大家都感到一種說不出來的不快，因為他後來就沒回來了。

一九三五年五月八日，上海。

不寐

一至三的那班看守已來了，我還是睡不着。

這已不是近來一兩天的事了，我到夜晚睡不着算起來似乎七八天的樣子，今夜不過特別利害罷了。

我躺在臨門的那塊地方，同號子的難友都睡得打出甜蜜的鼾聲來，這在我一方是羨慕，一方面是嫉妒：爲什麼我睡不着呢？

想起來走走，號子里雖然不能走上六步，然而三五來回總好走走，走疲倦了的時候自然就會睡覺了。我是這樣安慰我自己的。可是一聽到看守囊囊的皮鞋聲，想走的念頭像冰見了火似的，很快地就溶化了。但我的眼睛是無法閉起的，腿不能走，好，就讓眼睛來溜溜吧。

其實眼睛能夠溜溜的範圍也不大，只是那闊不滿七尺長不到一丈的空間，眼光

所能接觸到的祇是烏黑的牆，烏黑的所謂我們的床——木櫃似的，和睡在床上不知道自己生命還能維持多少時候的難友。

眼睛並未疲倦的時候，我就想趁機睡去，此外我嘴里連忙數着一二三四五……一個勁地不斷數下去，數下去，然而眼睛不聽話，它却仍舊睜開着。

既然睡不覺，就索興不管他，乾脆再失眠一夜了，任眼睛閉起也好，睜着也好。

眼睛大約也是愛好光明的，自然而然的就移在號子上的小門那兒去，從那兒射進一線蒼黃的像缺乏營養素一樣的燈光。外面很靜的。我以為看守又到女監去同女看守打譚去了。我想起來就用咳嗽的聲音來試探看守在還是不在。第一聲沒有人，第二聲却有皮鞋聲了，那一張橫肉臉子，敏捷地伸向我這個號子來：

『半夜三更不晒屍，還來吵人！』

我連忙把頭用那條烏黑的被頭蓋起來，不敢再試探了。但對過却有更大的人聲了，彷彿是呼痛，痛呀痛的嘶喊着。

這聲音算是我的救星，看守給這聲音引去了，我躲在被里的頭才又伸出來。

看守到那邊去，大概因為他聲音更高的原故吧，這次對付他却比對付我更厲害些了：

『哼些什麼！哼我的鷄巴！再哼，老子揍你這個雜種的，你敢再哼！』

聽他那音調，似乎真的就要開門進去打他一樣。這一頓斥責，的確有點效力，呼喊的聲音立時沒有了，看守的皮鞋聲也慢慢遠去。

沒一會，對面那個號子裏像是忍不住似的又叫了起來，這次除了叫痛呀痛的以外，還傳來人將垂危時喊救命的聲音。這聲沒先前來的那麼雄壯，像扯絹子一樣的細碎。

當然看守的皮鞋聲又來了。對面那個人聽見有皮鞋聲，呼喊的聲音，特地又掙大一些，大概是想得到看守老爺的憐憫的。看守報答他的仍舊是一頓訓詞：『現在晚了，不准再哭啊喊的，叫別人睡不着。』那邊帶着懇求的聲音說：

『請先生做做好事，我病得很利害，你同……同我找個醫生來……救救我的

命！」

「廢話，醫生也不是站在你的旁邊，你還要醫生看，睡睡吧，不准再喊！」

真的那邊的喊聲漸漸低下去。

第二天放風的時候，對面號子的難友告訴我：「昨天夜裏喊的那個人死了。」

一九三六，七月，七日。上海。

我懷念南京

南京靜悄悄地躺在波濤起伏如山巒似的揚子江邊。

南京生長了我，養育了我，我飲着長江的乳漿成長了起來。豪華着稱的六朝舊地，每一個角落裏有着我童年的足跡，有着我經年在外面帶回去的征泥。在沒有星光的黑夜，我曉得那一塊地方高那一塊地方低，什麼地方有靜僻的幽徑，什麼地方有古老的田園。從一條新闢的馬路或是一座新的建築，我可以像一部活的歷史似的，告訴你它們過去的一些陳舊的故事。

我曾經看着住在我家鄰近的孩子，從他們母親的懷抱生長了起來，由小學而升到中學，現在他們手裏又抱着自己的孩子了。這等於別人看我在南京生長起來的一

樣。

南京啊，你是我底乳娘。而今，你雖然受了榮耀的創傷倒下去了，可是你底慈顏却使我永遠也不能忘懷。每一個時候，難忘的記憶都如泉水似的，不斷地湧上我底腦海。

我親眼看着你受軍閥無端的任性蹂躪，這使我底記憶上留下了難以磨滅的痕跡，使我到今天也忘記不了那些血腥的故事，那些充滿了中古世紀黑暗時代的氣味的殘忍行爲。

記得我那時候才不過十幾歲。一個陰暗得昏昏沉沉的下午，謠言像雪花似的滿天飛起來了：說是駐扎在江寧府的某某師「變」了；說是革命軍（在那時候這是一個多麼可怕的名詞！革命軍三字在那時候是解釋爲共產黨，而共產黨在當時早就給反動派誣蔑爲殺人放火共產共妻的代名詞）就要到南京了；甚而至於有人說革命軍的便衣隊已經進了城。說是便衣隊已經進了城的唯一證據，便是下關已經抓到了很多而且槍斃了殺頭了，這些人都是戴呢帽的，剪陸軍頭的，長頭髮的。殺了的頭就

掛在南門城頭上示衆，去看了回來的人連飯也吃不下去。

恰好那時候我和我哥哥都是長頭髮，當然有被認爲是革命黨的資格了。革命黨是要殺頭槍斃的呀，父親於是要叫剃頭的回家來同我們把烏黑的四五寸長的頭髮（這是我們苦心留起來的）剃光。同時要我趕快去接母親。我叫了一部來回的車子去接。臨走的時候，父親叮嚀地對我說：

『在街上不要除帽子——記住！』

母親回來以後，大家這才安了心。每遭到了亂世，一家人聚在一塊是一種無上的安慰，每個人相互地無言地凝視着的愉快，用文字是不容易形容出來的。

估計着家裏的存糧能夠維持幾個月的時候，父親把家裏所有的一點現錢都分開來，叫我們每個人自己收起來。在兵慌馬亂的時候，說不定忽然把一家人衝散開來，分到各處去，到那時每人身上帶點錢方便些。母親把她親身經歷的「頭次光復」和「二次光復」的經驗告訴我們，我們像是聽中古世紀的傳奇一樣的感覺到濃厚的興趣。她指着我哥哥說：

『那時候你還小呢——只這麼一點高，』母親做手勢給我們看，『大兵從前門來了，我連忙帶着你們到店後頭（那時候我家裏開着一個綢布店）的一家小戶人家去，可憐躲在人家的桌子底下，一句話也不敢講。你麼，哭的不得了，給你糖吃也不成功，給你糕吃也不成，只是拚命地哭。躲在那人家裏的二三十個人，見你哭，幾乎要攆我們走了。這也難怪，你一個人哭，給大兵知道就要來搶了，那還得了。我哄你不要哭，又做好做歹的向別人說好話。後來按着你嘴，才算不哭了。』

聽着母親的話，我們忍不住望着哥哥嘆嗤大笑起來了。哥哥無可奈何地尷尬着，羞答答地把頭低下去了。母親旋即掉過頭來，對我說：『你不要笑，你底「命」頂不好——一出世就遭兵災。』

我却滿不在乎地仍舊盯着哥哥瞅。

後來父親做了如下的結論：

『做人要和氣，尤其是在這個亂世，今後——說不定那一天，要是我們逃散了，躲到人家去，要和氣，要守規矩，要聽人家的話，不要亂吵亂動。』

大家沉默了，心卜卜地在跳。一幅分離的圖畫很快地映上我們底腦海，好像是這不幸的事件馬上就要臨到我們自己底頭上來似的。因此，感覺得母親底房裏更溫暖而可愛了。

夜深的時候，叫賣夜宵的梆子聲早就消逝了。南京像死去了一般的，陰森森地，黑暗暗地，一點聲音也沒有。空氣似乎也凝結了變成一種可怖的固體物，誰也不敢大聲地呼吸一下子，彷彿有一點響聲就會使可怖的固體物炸開來似的。

黑暗統治着最後的深夜的空間。

第二天，當我們帶着驚奇（奇怪，昨天晚上怎麼會平安地過去了。）起來的當兒，新鮮活潑的陽光已籠罩着古老的城市了。

『革命軍進城了！』歡呼如大除夕的爆竹，響遍了全城。

每個人帶着不相信的神情，聽到這種神話般的傳說。——昨天晚上一夜平靜無事，爲什麼一覺睡醒過來，革命軍就到了南京？這能叫誰相信？可是這是事實，又能叫誰不相信？

起初聽到人說，街頭巷尾已掛了白旗，我們還多少有點懷疑，後來我偷偷地溜了出去（把頭上的緞子小帽壓得緊緊的，生怕給別人看見我的長頭髮），剛走到巷口的時候，便證實這消息的真實，而慚愧於自己的多疑了。巷口的一家火腿店的樓上就高高地掛了白旗，在清晨柔和的微風裏飄呀飄的，貼着五省聯軍總司令的佈告的牆上，已貼上了左翼集團軍程潛的安民佈告。我人雖小，但也擠進人堆裏去看佈告：原來昨天夜裏，程潛的軍隊第一個進了城。我快活得把頭上的緞子小帽除下來，大膽地在碎石子的馬路上走去。

紛亂一時的市面，又不知不覺地恢復了常態，街上的人以奇異的眼光相互地笑嘻嘻地望着。昨天和今天，簡直是像隔了一個世紀那麼長遠，又像是做了一場惡夢似的，把昨天的恐怖都忘記得一乾二淨了。

雖說是革命軍進了城，可是革命軍究竟是怎麼樣，却還是一個未打破的謎。大家街上，熙熙攘攘地蕩來蕩去，用尋找什麼的眼光，好奇地在期待着。在期待中又多少帶一點恐懼，革命軍究竟是什麼樣的人呀？問號在腦海裏浮沉着。

猛的，平靜的街上掀起了一種驚慌的蠕動，像躲避什麼東西似的忽然逃走了。有的店家甚至於要上門板了。驚亂的人羣中現出長蛇似的軍隊：鮮明的青天白日滿地紅的旗幟下的一隊號手，笑嘻嘻地望着兩旁驚慌未定的民衆；後面接着的是步兵，是騎兵……無形之間，民衆和他們親近起來，早一會躲避的人又復跑出來伸頭張張望望，而要上門板的店家也停止了，並且走出街上來看。

我在街上飛奔地跑回去，報喜似的叫家裏人也出來看。

國民政府成立了，南京也做了特別市。然而給人民帶來的並不是幸福與自由，却是災難。表面上只是一條條柏油路在狹小的古老街道上開闢起來了，一座座新式的建築在古老城市裏繁榮起來了。然而，現在連這個都變做了瓦礫場。毀滅吧，這古老的城市。在荒蕪的廢墟上，我們已建下了新的希望。

從黑暗的勢力裏，南京掙扎了出來，旋即又不幸跌下黑暗的深淵了。他現在有如一個受了創傷的戰士，倒在揚子江邊了，但不久，我相信他會像巨人般的又站了起來。

過去，在寒冷的冬夜，我常常孤獨地踏上京滬夜特快，投入我乳娘底懷抱裏去溫暖一些時候。

現在又到了該回去的時候，想起遼遙的家鄉埋在黑暗的底裏，想像到的一連串可怖的景象，不斷地閃上眼簾——呀，我不敢往下想了！

縱然到了該回去的時候了，但我從什麼地方回去呢？我黯然地望着家鄉。我懷念着南京，我什麼時候才能夠回去呢？

一九三八·一·三十一日。孤島上

黑市

從前住在我家後門口的，是一家木匠店，專門作些小東西賣，桶啦盆的……他們作下東西來的銷路，除了「門市」以外，還有兩個去處；一個是「趕七月半的會場」，一個是「上黑市」，一家七八口人就靠着這點買賣營生。趕會場的時候大半是父子兩個去，上黑市可只是他父親一個人去。他家姓洪，我們叫他父親洪老頭。

洪老頭上黑市大半都是半夜去，天大亮以後就回來，我們很難知道他是上黑市的。後來同他談起來，才知道他大概每夜都去的。黑市這個地方，那時候對於我們是個很神祕的地方，常常想去，可總沒找到一個機會，既然洪老頭天天去，我們就約他帶我們去，講好了夜里我們先起來叫他，然後一道去。

未去之前，預備了一隻手電。記得那天睡的很早，並且在臨睡之前，招呼家里人，到三點鐘的時候，叫醒我們。

我們到三點鐘起來，洗了個臉，匆匆跑到後門口，走近他的房門當兒，大聲叫道：

『洪老頭，起來沒有？』

『老早起來啦，等我把兩個貨弄好，馬上就走！』他在裏頭答應。

等了一會，他擦了一根洋火，點上一只和平牌的香烟，佝偻地揹上帶去賣的貨，抽着烟捲兒，笑嘻嘻地同我們一塊出了後門。

街上看不見一個人影，連狗的吠聲也聽不到，靜穆的街，只聽見我們三人沉重的脚步声。我們一壁談着一壁走着，街上有些地方很黑暗，然而南京的路，我們是走慣了的，那個地方高那個地方低，什麼地方該轉灣，什麼地方該過街，我們閉上眼睛走都會曉得的。偶爾在街的轉角處，黑暗的深處，有一盞淡黃色的路燈，這是夜行者的友伴。

走到彩露街的時候，我們才看見一個人，他躲在鋪子旁邊的角上，把頭埋在黑制服的衣角里去，肢窩里夾着一根黑漆的指揮棒，像是就要丟下來一樣的，等候換

班的警察在打盹了。

我們沉重的脚步聲，把他驚醒了，抖抖精神向我們問道：

『那里去？』

『上黑市去。』洪老頭很快地答道。

我們往前面走着。

過了牛皮街，將要出了七家灣的當兒，人便漸漸地多了起來，遠遠就望見蠕動着黑烏烏的人頭，街兩邊耀着輝煌的燈光。由頭道高井望下去，一直到三道高井的那頭，連着的燈光，像是一串長的夜光珠似的。除了這一條街，都是同漆一樣黑的長街短巷，所以頭道高井一帶特別來得耀眼。

我們從冷清清的七家灣，走進了人聲嚷嚷的頭道高井，簡直是進了一個不同的世界。

從頭道高井起，兩邊都接連地擺着攤子，或者是簡單的貨物，白天我們走過頭道高井，不曾開門或是半開門的舖子，現在都一古腦兒完全開了，燈輝煌地懸着，

照在半舊不新的東西上，全新的東西（像洪老頭帶去賣的水桶）當然也有，不過很少。

這兒應用的東西什麼都有，有些白天買不到的東西，也許這兒會有。這兒大部份的東西是家俱，和零用的小件，其他如果你整付的東西遺失了，會在這兒配到，比方說你有一對心愛的古瓶不見了，到這兒來一趟也許可以配到。這兒東西唯一的來源，除了收買下來的舊貨和新製的物品外，就是賊偷來的「贓物」。所以你不見的東西，不愁沒地方找到，只要你肯犧牲一個晚上，到這兒來巡視一遭。

因為很多「貨色」的「來路不明」，賣起來也就很便宜，一架鋼琴也許一二十塊錢就可以買到手。然而你不可因為別人買得便宜東西，你買東西就大意，那一定會吃虧的。在黑市上吃虧是沒有地方去找的；他們賣東西的，今天在頭道井賣，也許明天搬到三道高井去賣了。因為賣的東西大半是舊的，所以你得仔細注意，就如在上海到吳淞路去買舊西裝一樣，眼色不準就一定吃虧。把東西看準了也還不行，對於他的要價，你事先也得研究一番，到黑市買東西有句術語你得記牢，否則便宜

貨買不到，而且要吃大虧。這一句術語是：

『對折攔腰砍，八折九五扣。』

比方說有一樣東西，他開口要你一只洋，你要一嘴給他七毛或是八毛，他馬上就一定賣給你，你却上當了。他要一只洋的時候，你千萬不能就馬上還價。他滿天要價，你得就地還錢，他開口向你一只洋，你肚子裏要仔細算一算，一只洋的對折是五毛大洋；再攔腰一砍，是二毛五；二毛五打個八折，是二毛；二毛再來他一個九五折，是一毛九分大洋，一只洋的東西，要是你開口還他一個二毛錢，他便知道你是一個老資格，雖然這筆生意的油水不多，可是他決不會把這筆生意丟掉，你再略爲添這麼一點，這筆生意就一定成功了。

價錢雖然會還了，擺在街邊的小錢攤，你也得小心，小錢攤上有一盞不亮的美孚油燈，錢板兒上放着一些不足五百文的銅板，鐵絲籠里的角子洋錢和票子，你都得留意。你給他五塊錢換，一個大意，換進來的票子是假的，角子是鉛的，洋錢是銅的。自然不會全是「膺品」，不過夾一點在里頭是免不了的。倘若給你發現了是

假的，那於他也不礙事，換給你就得了。

頭道高井，二道高井一帶的茶館，這時候鬧烘烘的，裏面和街上的人一樣，擠來擠去，有的在很匆忙地吃茶洗臉，有的在吃點心。這些人大半是生意做完了，或是買完東西的人，坐下來，休息一刻兒，吃點東西。每一個人的臉上，都寫着疲倦，但在討價還價的時候，精神也很抖擻，把便宜東西買到手以後的顧客，臉上的歡情，更是塗去了疲倦。

黑市的生意，從半夜的三點鐘左右起，要到天亮五六點鐘的時候，人才慢慢地少下去，有時夜長，要到六七點鐘才完。

在人聲嚷嚷里，不時會送來遠方雄鷄的啼聲，我們像失了知覺似的，迷糊地在里頭逛着，我和哥哥頗想找一點合式的東西，可是很不容易，洪老頭和我們一道進了頭道高井以後，他就去做他的買賣，現在不知道到什麼地方去了。

逛着，逛着……天漸漸地發出魚肚色來了。在輝煌的黑市里，撒下來銀灰色的光，照在屋頂上，照在貨物上，照在人們疲倦的臉上，照在地上……在這銀灰色的

光亮里，仍舊閃着迷糊的燈光，憧憧的人影，就像是生活在霧里似的。

天大亮以後，東方托出火球似的紅日，把大地上的黑暗，都驅除到不可知的地方去了。我們回想到剛才黑市的情景，就如同做了一場夢一樣的不相信剛才的事實，——這富有中古意味的黑市啊。

一九三六，二月，十九日。

貓

對於動物我是無所謂好惡的。我不曾愛過一個動物，我也不曾恨過一個動物，生活在現在連自己幾幾乎也顧不周全的時候，那兒有優裕的閒暇，去管動物的好惡呢？家里從前縱然養過什麼動物，於我是毫不發生關係，對於家中所養的小動物們，向來我是很漠視的。可是有一層，我也不曾傷害過什麼動物。

漠視動物的心情，這次回家却給一匹玲瓏的小貓奪去了。回家的第二天晚上，由外邊回來以後，很奇怪的，是好像有誰在跟着我一陣走，我走到東，彷彿牠也跟到東；我走到西，彷彿牠也跟到西；一步步跟着我走，像我的影子跟着我走一樣。要是我坐下來，牠也坐下來。他正坐在我的兩隻腳中間，悠然地坐着，那種神情就如陶醉在愛人的懷抱里一樣的溫柔，綿羊一樣的馴服，那軟軟的細毛緊貼在我的足邊。我在家里是常把襪子脫去的，牠的毛就經經地依在我的足脛旁邊，怪癢的。我

低下頭來出神地一看：就是我所猜想的那匹黑白色的小貓。

牠一身有着雪似的白毛，在雪似的白毛中間，夾着數塊墨色的細毛，黑白相間，白的就越白，而黑的越發顯得更黑了。身上只有三塊橢圓形的墨色，臉是一半兒白，一半兒黑，像是臉上罩了一個鬼臉似的，在黑白各半的臉中間，閃着兩顆小電燈泡似的眼睛，見我低下頭去望牠，牠也一個勁地盯着我。躺在地上的一條全黑尾巴，悠然自得地搖擺着，嘴張得很大，露出幾顆嫩白的小齒，像刀尖似的；咪咪地叫喊着，那幾莖細魚骨頭似的白鬍鬚，傲傲地動着。

從椅子上我立了起來，然後蹲下去，牠仍然不動地在我的足脛旁，任我盡情地撫弄，從牠的頭上，我一直按撫到牠的尾巴。牠一聲不響地仍舊坐在地下，迷途的羔羊似地掉轉過頭來望着我，驀地給牠細魚骨頭似的白鬍鬚碰了我的腿，我殘酷地擰起牠的頭皮，牠的臉對着我的臉，好像牠也曉得他自己的錯，憂鬱地望着我，彷彿希望我原有牠的行爲一樣。懺悔我的惡行，他是一個很小的動物，那裏能知道那細魚骨頭似的白鬍鬚，刺了我的腿呢？擰起頭皮來責罰牠，似乎是太不應該了。而

牠恰也像一個無告的孤兒似的，那麼可憐地望着我，我知道那是在求我憐宥。我後悔不應該那麼殘酷，爲了這一點小事，爲什麼我有了這樣的惡行呢？

連忙我鬆了手，憐惜地撫着曾被我擰着的頭皮，按着牠的頭不讓牠走。在他面前，我懺悔；欺一個弱小無助的小貓。

一鬆手，牠一溜烟地跑掉了。跑得那麼輕快，那麼歡樂，似是一隻剛出籠子的小鳥。離開了我的手，牠遨遊在無涯的天空。跑了沒多遠，又停了下來，身子伏在地上，遠遠地望着我，又有點兒怕我，可是又不忍就離開我。

伏在地上沒一會，一個勁地又跑到我的面前來，比前次距離是略爲遠了一些，兩腳抵住前頭，身子往前頭衝尾巴在後面翹了起來，一根棒子似的，牠目不轉瞬地瞅着我：咪喔，咪喔，一聲又一聲地叫着。——像是一員披着全副武裝的戰士，抖擻精神地向我挑釁。

我默默地望着牠。

忽然他又走到我面前來，還沒等我去抓着牠，牠又咪喔咪喔地跑走了。牠一忽

兒跑來，一忽兒跑去。慢慢地我知道了，牠並不是如我所猜想的來報復，而實在是天真地逗着我陪牠玩。慢慢地又立在我的旁邊了，毫不畏懼地站在我的旁邊。

在我看書的時候，牠又來了。我貫注在書本上的精神，爲牠而四散了。望着牠那麼天真可愛的神情，我一股怒氣，無影無形地溜走了。低下頭去，我又撫摩着牠，牠依在母親懷里般讓我撫摩。

我在家里，牠老是至交似的跟着我。因爲家里別人看見牠這樣，有時會罵牠打牠的。在家里，我是他最知己的朋友。

沒事同家里人談到這小貓，後來才知道牠是一個有家不能歸的流浪兒，剛生下來沒多久，就給我母親從他母親的懷抱里帶到家里。在我母親看來，以爲對牠是很好了；然而牠在我們家裏，不管我們待牠如何的好，在牠總以爲不愉快，反而多一些煩惱。如果他能夠知道我家人過得和和好好，他不曉得更要如何地抑鬱哩。

在一個人人生逢不幸的時候，是最能博得人們的同情的，是最能使人愛護的，而他自己也會常常依着人們的。牠一步不離地跟着我，拏我當他流浪在外面的——一個知

己，可是我也時常度着牠現在所度着的生活，所以牠的情境我是最明白的，比任何人了解牠還要來得深。

牠現在還很小，上屋子自然談不上，就是爬上桌子，也感到困難的。只要我在家，牠是常常靠在我的足邊。對於動物，尤其是貓，如今引起了我同情的注意了，偶爾坐在窗前看一點書，聽見屋子上一聲咪喔，下意識地仰起頭來，我以為小貓能上屋子；然而不是的，是另外一隻狸花貓。我的小貓，却在我的腳邊睡熟了。

一九三五，八月，二十九日，南京。

楊村小輯

一 老人

那個老人又來了。

每天，當太陽漲紅着臉躲在樹林後面的當兒，這個老人便由南邊慢慢地走來。在他未來的時候，那個拐杖的聲音就送到我的屋子裏來，經過這樣的好幾次，以後逢我聽到這聲音，經驗會告訴我：那個老人來了。

老人的服裝似乎總是那樣：上身穿着一件破舊青布的夾衫，肩上怕是給担子磨壓所致的罷，有兩個不小的洞，醬色的肉在這兒也可以看見一些；下身穿着一條灰

色的黑短褲，像是兩片飽受風雨的破旗子披在腿上，拖一片掛一片的。腰間圍着一條生滿了破洞的壞圍巾，赤着腳在泥土的路上走着；隨着那篤篤的拐杖聲音而來的便是的答的答地——端着爛泥土的響聲。

他一來，那比哭還叫人不忍聽的呼喊也就來了：

「先生……先生啲……給我一個銅板呀！先生，先生啲……給我一個銅板呀……」

總是這樣地喊着，一個人孤獨地在走。

他一聲聲的呼喊，不，不是呼喊；是一聲聲的哭泣，簡直使人聽到比一個人氣絕還要可憐，還要感動。我只要聽見這個聲音，我什麼事也不能做，讀着書的時候就非得丟下手裏的書不可。他的哭泣，一聲聲地打着我柔弱的心弦，我的心真個要爲這聲音所碎了。

聽見這聲音，下意識地總會走到窗前望他一眼，彷彿不望他一眼心裏就放不下似的。我看着他由南邊來，穿着那沒有變換的衣裳，顫抖的手執着彎曲的拐杖，篤

篤地走來，走一步上身總是往前衝，頭不由地也似乎點一點，臉上堆着數不盡的皺紋，他的臉就是一張醬色的皺紙；繪滿了紅絲的眼睛向我們的房間望着，不時吐出那比哭還叫人不忍聽的呼喊。

有時扔一個銅板給他：喜歡得會笑裂開了嘴，聽着人告訴他在這邊那邊地摸着，就是摸了很久摸不到，臉上也不失去了稀有的笑容。摸到手時的歡樂有如得了頭獎的一樣。

把拐杖放在地上，解開鈕子把那一個銅板放在貼身的衣袋裏，然後慢慢地拾起地上的拐杖，嘴裏還說一聲：

『謝謝你啊，好先生！』

聽了這一句話，比受了一皮鞭子還要痛，我慚愧地感到臉上在發熱。

他走了後，心上會漾起無名的悵惘：這一天就什麼事也懶得做，就是努力地想勉強來幹，可是那老人一浮上我的腦海，就再也做不下去了。

有一次，我對他帶着商量的口吻說：『喂，我今天多給你幾個銅板，以後你可

以不來嗎？」

「謝謝你，大先生。」他只聽見我第一句話，第二句話他却沒聽清楚了，所以這麼地說。

「你以後可以不再來嗎？我今天多給你幾個銅板。」

爲了怕他再聽不清我第二句話，特地把第二句話調到第一句講。這一次他聽懂了！

「哦，先生，你叫我不要來嗎？」

「是的，我今天多給你幾個銅板，好不好呢？」

他點點頭，拾起地上的銅板走了。

然而今天他又來了。

二 狗

租房子給我住的那個房東，有一隻黃狗，最近我有點恨牠了。

本來我看見牠就有點討厭，那是，我第一次搬來的時候，所留下壞的印象。一個狗對陌生人大吠幾聲，原也是不足怪的事；可是牠見我去却一個勁釘着我不放，甚而至於還撲到我的面前來，看樣子似乎要想咬我一口。走了沒有幾步，見我跨進牠主人大門時，又大聲吠起來，後來牠的主子，見我去是看房子的，也非歹人，就招待我，我於是向他說道：

『你家的狗太厲害。請你把牠帶過去。』

『牠見生人總是這麼不懂禮貌的。』說着他就喚狗的名字。牠這才搖着尾，勝利地跑過去。然而那兩只發光的眼睛，仍然盯着我。

從那天起，我就有點討厭牠。

我搬進去以後，起初我打外邊回來，也和我來看房子時候一樣向我狂吠一次，我對於狗雖然不怕，但是進進出出總要給牠狂吠一通，究竟有點討厭。於是乎我就同房東商量，告訴他的狗這樣吠法，我却有點討厭。他淡然回答我，據說混熟了就自然會好的。

反正牠對我不過只是叫叫而已，『等混熟了自然會好的時候』，料想也不妨的。

後來果然好了一點，見了我不大汪汪了。盯着我却依然如舊，進一步是嗅我的衣裳，彷彿在我的身上可以嗅到什麼似的。

有一天飯館子送來飯比平常多一點，恰巧那天我也有點吃不下，剩下來的飯和菜就有不少，我無意地把盤碟之類放在房門口的地上，預備飯館裏的人來收方便些。誰知這却成了牠的豐富的午餐了。差一點把碗碟都給打碎了，我見牠吃過就把碗碟移到桌子上去。牠見我出來拿碗碟，也向我搖搖那條長尾，這條尾巴當我第一次來看房子時會對房東搖過。

自這天以後，牠對我大概是開始表示好感了。見我回來，不但不嗅衣服了，連那兩隻發光的眼睛也不向我盯着了，只是垂着頭在我的邊旁走着。尾巴照例是搖的，有時那兩只眼睛看看我；那僅是注意我的手，因為我的手有次曾扔過一塊麵包給牠吃的。回來以後，並且走就踞在我的房門口，那地方牠曾經吃過一次豐富的午

餐的。

甚而至於有次牠的主人喚牠，也有點不聽了，只是在房門口去吃我殘餘的冷飯冷菜。我的手要是拿着什麼吃的東西一舉，喚牠一聲，也就搖着尾慢慢走進來。

對這個狗，我於是有點恨牠了。因為牠太親近從前牠所汪汪的人。

三 燈下

一個人悠閒地獨自坐在窗下，靜靜地伴着一盞鵝黃色的孤燈。

窗外：也是靜靜的。天，那碧沉沉的天，有如用水洗過一般的，看不見浮雲，只是一個玉盤似的圓月，無言的掛在天空。月光像水銀般瀉滿了大地，地上如大雪後一樣的；鋪上了一層潔白的似雪的光。那圓月以無邪的眼光凝視着我，把我一張蒼白色的臉，無掩飾地呈露在窗前！

有如羞澀的處子的晚風，一聲不響地，從無窮遠的不可知的地方，輕輕地，慢慢地從窗下柳樹頂上爬進我的屋子。這夜客的來訪，騷擾了我屋子裏僅有的和諧：

像一個頑皮的孩子似的，他從這一個角落，到那一個角落。又從那一個角落，到這一個角落。他事先也不得到我的允許，在屋子裏就這樣地亂闖，以至於破壞了屋子裏的秩序，他還依依地不肯走去。

在他的搗亂之下，一張無字的稿紙，驀地從桌子上飛起來，像一隻甚大的白蝙蝠般飛着，將要從窗口跌下，我連忙站起來，一隻手加速地按着他，按住了，彷彿和救了一條小生命似的愉快。坐下來，我獨個兒笑了，這笑裏含着一點勝利似的歡樂。也罷，趁着這靜靜的夜，自己也睡不着，且把這一張救下來的稿紙塗上些黑字吧。

我又尋出了一枝壞筆，把這一張稿紙按平，在桌子上找了一塊地盤，預備動筆了。然而寫些什麼呢？

真的，寫些什麼呢？近來，我的心情有如一張白紙那麼的。仔細在肚子裏尋求，以一個大偵探捉拿一個小偷的本領來尋求，結果，不免叫我失望了：怎麼一些也尋求不出來呢？全都到那兒去了？

我像一個漁人，手裏擎着一隻無窮大的網（那就是我的筆）在等候着；只要看見一個水泡，或是水面上有微些的動靜，我就馬上收起網來，任你有多大本領的魚，也逃不出我的網。我手裏執着筆，在等候着我能夠想起的一些什麼，如臨大敵般的守候着。只要我一想起什麼，我馬上會用筆捉着他，——絕不讓任何一個在我的筆下溜走。

然而這也是枉然。守候了許久許久，仍舊是捉不到什麼。方法總是不會缺乏的，我便掉轉頭來在屋子裏所有的事物上找，一件一件地望過來，終於，仍舊是望着這一盞鵝黃色的孤燈，像戀人似的貼着嫩綠色的幔子。一些不知名的蟲子在燈下飛來飛去，毫無休息地，毫無厭倦地，像尋求什麼似的，老是盯着這燈。當我用手擎起一杯冷了的茶來喝時，不禁叫我大吃一驚！原來放在燈下的茶杯，做了他們的屍場——杯子裏已經死了數不盡的小生物了！然而依然有那些蟲子，向燈光飛着，飛着。

我放下筆，凝視着那盞鵝黃色的燈。

四 憶

當寂寞爬上你心頭的時候，或者是你一個人獨自個兒坐在斗室裏，感到無事可做的時候，最好你在這時候，溫一溫你過往的日子——回憶一些什麼——不管是歡樂，還是哀愁。

當然，在你生了一點小病的時候，書嗎？不能看；事呢，不能做；自然是感到煩悶了。在這個時候回憶一些什麼，也是很適合的。如果你爲了每一件使自己不如意的的事，而受到精神上的苦痛的時候，回憶一些什麼，也是能夠像你的老人似的安慰你，用過往的歡樂的事，來按撫你傷痕。憶，能夠使你忘記了目前你所受到的苦痛。

記憶是人生的寶庫。寶庫的內藏，視各人的情景而定；可是每一個人的記憶是不同的，各人有各人的記憶，正如各人有各人自己的私產一樣。記憶是最忠實於人的，只要是第一次跟隨了你，他以後就永遠不會離開你了。像你的影子跟隨着你一

樣的，任何時候都不離開你一步。他又像你的忠實而勤力的僕人一樣，永遠聽你的命令，你叫他什麼時候來，他什麼時候就如你所期望的來了。你叫他一千次，他就會一千次地如命而來的，從沒有一些兒疲倦，甚至連一絲兒的怨容也沒有的。即使你把他叫了來，忽然你又要去做別的一些什麼事，而竟然把他忘了，他絲毫也不會露一些怒容，安然地悄悄走去。下一次如果你又想到他的時候，他準又會笑嘻嘻地來了。

記憶，是人生的寶庫，是每一個人僅有的私產。不管你是世界上最富的富翁，或是窮到連一根棒子也沒有的乞丐，記憶的私產，你總是有的。記憶這私產，只要你了以後，你不必像你有了百萬的家產那麼當心，也不必用保鏢的來保衛他，他永遠是你的，沒有一個人能夠偷了一點去，不怕小到連空間的位置都不佔的那麼小，也沒人能偷了去。

記憶，這私產，是因時間而累進的，越到年老的時候，你的私產便越多，越豐富。最貧乏，可是也最寶貴的，便是在你年紀頂輕的時候的記憶。距離你最遠的記

憶，往往是頂寶貴的，頂值得珍藏的。到了青年，到了中年，記憶便逐漸地多了起來，可是值得寶貴和驕傲的部分，便也隨着逐漸地低下去。

記憶是人生的寶庫，是每人僅有的私產，把每一個人的記憶連合起來，經驗概括起來，便綴成一部人類不朽的歷史。

開記憶之門的鑰匙，是回憶。

回憶是人生最好的藥劑，也是旅途上最良善而誠懇的伴侶。回憶的鑰匙，也是和記憶一樣，每人有他一把不同樣的，也是和記憶一樣，永遠跟着你，以至等你在旅途上跨最後一步，與世界撒手而別的時候。

當你有了豐富的私產的時候，請你千萬不要忘記時常檢點檢點你的私產，你的記憶。記憶是能安慰你的，是能幫助你的，不管這記憶是一個笑渦，是一滴眼淚。

五 錶

伴我好幾年的那隻青年錶，在昨天的夜裏忽然停了。房間裏本來還有三隻錶，

但另外那兩隻錶向來走走是愛隨便停下來的，所以這兩隻錶有是等於無的；只有我這隻青年錶，却向來沒隨便停過，而且時間也頂準，從沒快過一秒鐘或是慢過一分鐘，昨天夜裏，却忽然停了。這確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的。

錶停了本來是一件很容易解決的問題，拿去修修，不就完事了嗎？是的，拿去修修就完事了，可是在拿去修而未修好之間的日子，却叫我怎麼打發呢？

這隻錶從不會和我分離過，有次意外地它獨自地的的答答地走過九個月長久的日子，那時候他的主人，也是獨自地過九個月難度的日子。這其間，我們從不曾見過一次面，一直到我從遠方回來的一天。回來的時候，家裏人告訴我自從走過以後，它也就不走了，一直躺在灰塵裏停着。先前我認爲它走着是錯了。

後來家裏人又告訴我，父親想我的時候，曾對着這隻錶淌過一次眼淚，因爲父親知道這隻錶是隨着我身上不離的，看見我的錶，當然就會見我了。我的錶會給他以安慰，因爲看見我的錶，也就是等於看見我了；我的錶也曾給他以苦惱，因爲看見這隻錶也就想起了在迢迢異地他的兒子來了。

一年多以前，父親死了。這錶却依然不倦地在的的答答着，它安慰我孤獨時候的寂寞，現在却不走了。我對着這隻比洋錢稍大一點的青年錶，想起當時的父親掛念我的情景來了，在平滑的錶面上，我望見父親那張給時間劃下皺紋的蒼老的臉，我看見父親盼望我回來時焦急的神情……父親終於一邊聽見這隻錶的的答答的聲音，一邊見到我；我現在聽着這隻錶的的答答的聲音，却看不見父親了，他長眠在八百里外的荒涼野地裏。

錶終於要拿去修的，算是我第二次和錶的別離。鐘錶店說要一個禮拜才會修好，經我同他商量了以後，才算答應在三天後的下午去拿。

三天之內，我於是失去了生活的中心，到早上九點鐘早就應該起來的時候，我還躺在床上猶豫着，以為還早呢，為什麼要馬上起來？誰曉得起來的時候，已經快到吃飯的時候了哩。到晚上更不能做事，我時常會問：

『什麼時候啦？』

看看平常放錶的地方，有了很厚的灰塵，我才意識到錶是拿去修了，要再等上

兩天才可以拿來。

錶是生命的記錄者。錶是時間的報告人。他不倦地告訴人們的年月。失了錶的人，就失去了生活的軌道。

我的錶拿去修了三天，於是我的生活，不能像往常那樣的有規律而又準確，常常如火車似的誤點。到第四天，我從鐘錶店裏把修好的錶拿回來，生活才又上了軌道。

六 霧

起來時，好像關着窗戶，而窗戶上似乎是貼上一層灰白的玻璃紙——窗戶外面的事物我坐在窗下一些也看不見，只是迷迷濛濛的，其實昨天晚上我並沒有關窗戶睡覺，今天起來仍然是開着，不過是濃重的大霧把我的視野縮小了，縮小到我只能看見室內的一切，而不能望過窗戶外面一寸。

窗外混沌沌的，整個的田野給濃重的大霧包起來了。在迷迷濛濛的霧裏，我看見一點陽光，把霧照得有點透明，我勝利地笑了。

霧細雨似地向我底桌子上落下，一張未寫的稿紙幾乎要給它弄得潮溼了。我於是把這張稿紙收起，早一會打算爲朋友寫一篇文章的心思早就放在腦殼背後去了。我沒有寧靜的心情來低頭伏在桌上寫稿子，我憶念着窗外濃重的大霧，我要站起來看看霧。

霧給我憂鬱，霧也給我愉快。

窗前的一株很高很大的榆樹，慢慢地在霧裏伸出頭來了，像一夜的睡眠依然不夠地在微風裏輕輕地擺動着腰身。陽光在他的枝上跳着輕盈的狐步。樹上原有的露水給陽光照得亮晶晶地，不時從葉子尖上滴下一兩粒精圓的珠子似的水珠，水珠落在潮溼的泥土地上無聲地消逝了。樹給濃厚的霧襯着，我站在窗前望過去，就如同在山頂上看雲堆裏的樹一樣——半隱半現。

當我貪婪地凝視着榆樹的時候，不經意中，看到臨近的電線桿子倔强地立在地上，模糊地現在我底眼前了，靠在它旁邊的幾畦菜地披上一層薄紗的晨妝也浮上我底視線了。可是較遠一點的地方仍然是給霧籠罩着，我一點也看不見，不過隱隱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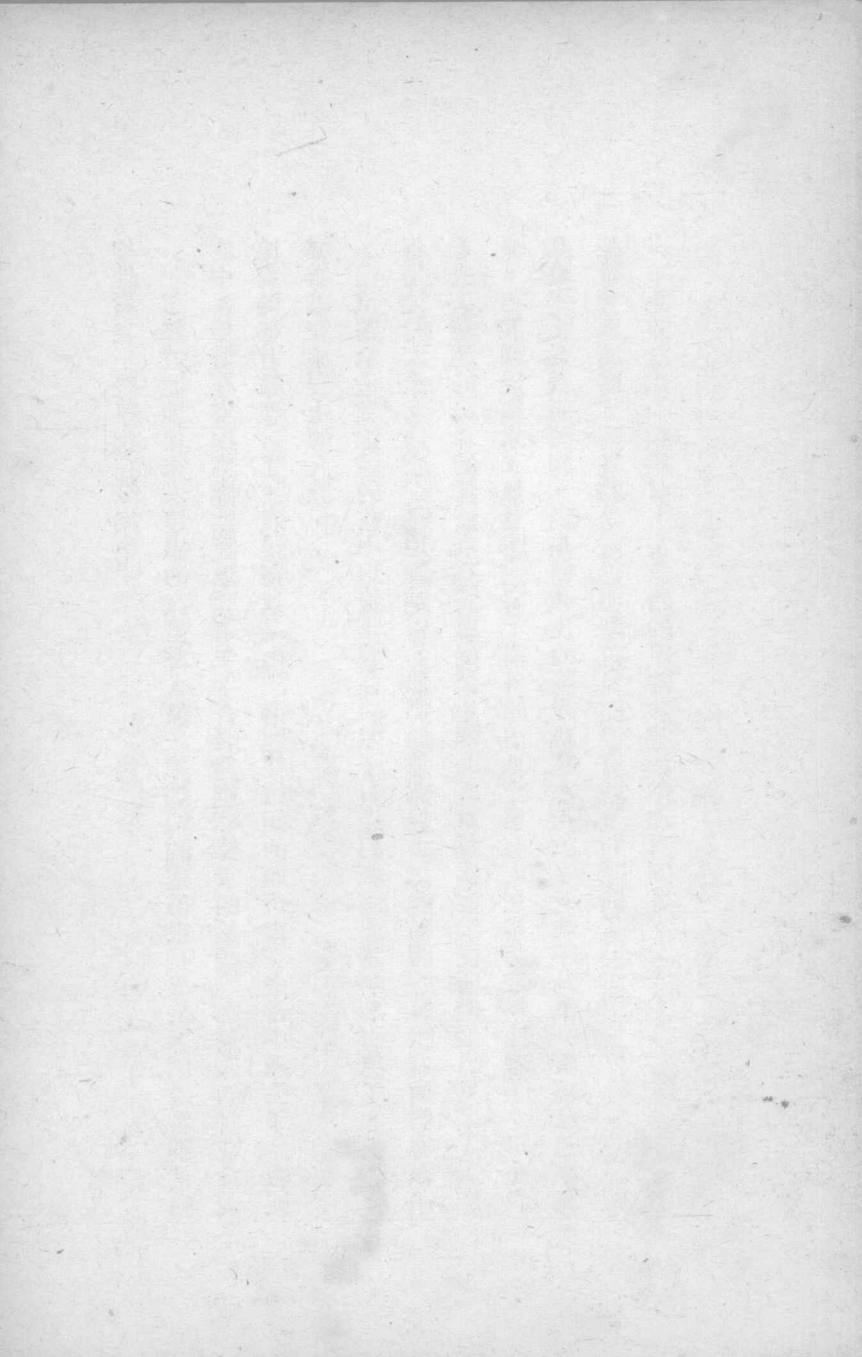
約地看見一些事物在模糊中。

忽然遠遠地傳來一連串的汽笛聲，像一陣烟似的拖得很長很長，劃過看不見的天空。接着在空中隆隆地喘着氣，在奔馳她底偉大的旅程。那驚人的叫喊把大地震得都有點顛抖了。我曉得這是由上海開往杭州的頭班車在濃霧中過去了。我祝福奔波在旅程上的人們。

汽笛消逝在遠遠的霧中以後，我住的屋子右邊的一條小路漸漸出現了，上面閃着憧憧的人影，一來一往地踽踽着。他們向遠處趕去，我的視線也跟着他們底影子走去，較遠的夾岸的柳樹和隱在綠樹叢中的一幢紅洋房也慢慢明晰地看見了。

但我回過頭來，無意中一望：窗外的田地上已有人在辛勞地耕種着了。早先我底桌子上爲霧所溼潤，現在給頑皮的陽光跳進來吸乾了。我平鋪下一張稿紙想來寫些什麼東西時，窗外的田野已明晰可見而沒有絲毫的障礙了。

東方托出一輪紅日，沒有霧的阻隔，我清楚地看到了。



後記

從鴻英圖書館裏抄來一百多篇抗戰以前所寫的舊稿，屬於雜文性質的挑選出二十五篇，已編到「北望樓雜文」裏去了；被叫做散文一類的有十七篇，加上抗戰後寫的七篇，分上下兩輯，編在一塊兒，題名「殲滅」。

上輯七篇，十九是戰爭生活的一鱗半爪，只是在頻繁的戰爭環境裏匆促草成，但也已看出日本法西斯蒂雖然頑強，却露出必然滅亡的命運；人民武裝縱然簡陋，却昭示出燦爛的遠景。即使在抗戰初期，敵我裝備懸殊強弱分明的時候，我們也開始取得勝利，頑強如阿部中將所率領的隊伍，在人民旺盛的抗敵意志之前，遭遇到澈底被殲滅的命運。

下輯十七編，除掉「我懷念南京」之外，全是抗戰以前寫的，是一個小資產階級出身的知識份子，生活在黑暗的統治之下，雖懷有堅強的信心，但仍不免有時流出被壓抑下的感傷；而且由於當時國民黨匪幫文網之嚴，遣詞用字，不得不躲躲閃閃，曲曲折折。現在輯在一塊，不過是對過去告別之後的一個小小紀念罷了。